
特別 V19 3296 8

069024

果報錄卷之八

晝夜勤勞紡織娘　相思染病為螳螂　是好比那粉蝶貪花酣戀我　蝴蝶愛色過床幾次哀求懇奴与你祝英臺上兩成雙　曾記得蟬聲噪樹來分手蟋蟀悲鳴草內藏　奴也曾蜜蜂書信常常寄你今終日閉遊不進我房　恨家中惡婦田三嫂　叅得螻蛄心不良　堂前告訴梁山伯　要想拏你蟑螂性命傷你不你蜻蜓飛入蛛絲網　壁虎吞蠅命不長　奴是日間禱告天虫佑　夜對凄凉螢火光　看來難保你螻蟻命　凶狠的蝗虫須謹防　倘能个壁蟢無災逢吉利　這便是蚱蜢經冬定不妨　蝙蝠免遭殃

N19
3296
8

<2004-551>

緱袍第六十四回

審問

外引推官四府 冰心一片 民無怨 法重情輕

秦鏡高懸如電詩自鐵面冰心四府郎 除奸剔蠹諫

君王 誰知觸犯龍顏怒 請降襄陽四府堂白下官

童文正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氏少年篤志芸窗博覽

群書年近三旬官爲御史只因忠言直諫觸犯天顏降

級湖廣荆州四府理刑廳之職这也不在話下昨日毛

按台奉旨征蠻去了發下刁劉氏弑主謀夫一案命下

官詢確其情已將原卷收下不想昨日有逼政使劉仁

傑着人遞柬到來要下官容情徇護我想大憲呈詞不

可徇私作獘正是案前三尺無情法筆下超生有幾人

如此人犯已齊不免坐堂鞫詢過來有傳點開門衆喝
唱原差奉命急忙忙　禁子牢頭心內慌　軍牢皂快
如狼虎　輕敲雲板响叮噹　閘門開了么呼喝　鋓
面刑廳坐大堂　六房書吏分左右　衙役三班立兩
旁　童爺陞坐威儀肅　該房原卷送公堂付白原差
帶領原犯進來唱一聲么喝驚人膽　原被分開跪兩
旁　此刻王文望見刁劉氏　娘娘何故到公堂我只
道你回家與父商量事那知道露面拋頭到法堂　娘
娘也把王文看只見頓改風流瀟灑麗又見東邊跪下
年高僕　王氏妖嬈也在旁　丹墀下　四梅香　各
人呆面看娘娘　監內六人分六處　不將供口共商
量　吉凶未卜暗心慌　各人小

鹿心頭撞　忽聞傳話喚年蒼外白帶上王六雜王六
帶上來末有太老爺在上王六叩頭外吓王六木聽奉
按院大人之命今日將你原被人等法堂公審你的主
母劉氏走動王文有何憑據怎見得把你主人誤死從
實講來若有虛言誣陷主母取罪不小末是太老爺吓
小人的先主人是唱去歲離家三月中主母是深閨寂
寞怨東風　呼環遊玩園中景　喚婢尋春數落紅
當此鶯啼燕舞春光麗　蝶戀蜂鑽花蕊心正是春風
薰得遊人醉　牡丹亭上弄絲桐　聲音嘹亮湘妃怨
驚動牆東司馬公外白是那个末唱就是監生鄰棍王
延貴　竊玉偷香在花柳叢　牆頭偷看娘娘貌　四
婢從旁誘主通　自此往來將二月早又是石榴花發

火初紅　露水歡情忘結髮　計圖長久蓄心凶先主
人是五月初六回家轉娘娘是設晏房中待接風　主
婢同謀來下毒自可憐先主人是唱片刻之間緣命終
舉家不敢聲張起　只好暗地相思泣主翁外白既是
你主人被奸人謀死當時何不鳴官告發直至大憲拔
臨叫喊呢末阿大老爺唱當時欲把冤情訴　畏懼劉
家勢殺凶　投鼠從來還忌器　縱然有跡却無踪
直至九月重陽後　小人照看到園中　在若牡丹亭
上過　拾得娘娘書一封　呈與西房二主母　情書
是　已經粘入肰詞中　滅倫風化無虛謬　弒主謀
夫情實供太老爺吓伏乞霜威大振嚴刑究　先主衙
恩在眼瞑中外白退下去噢王氏上來雜帶王氏帶王

氏正旦大老爺在上受冤婦婦刁王氏叩頭外阿刁王
氏你前日曾有肰詞命僕王六控告正室劉氏私通鄰
棍王文壽害親夫有何正據不須驚慌從實供來正旦
大老爺聽稟唱去春夫主往維揚　劉氏私懷別有腸
輕狂失却名門体　婦道規儀一旦忘說什麼身居正
室綱常禮他曉得中饋蘋蘩那一樁　春風巧笑閨範
亂　脂粉頻施鬬艷粧　帶了丫環終日花園走　私
窺宋玉在東牆　瑤琴一曲桃花片　流水瀟湘引阮郎
後期婢賤桑間約　幾遍巫山候楚王因此上蜂狂蝶
戀無拘束　慢疑鶉奔鵲且彊白王六在花園牡丹亭
上唱拾得一緘錦箋在　拏來送與婦人詳　其時妾
禁蒼白　禁他休洩隱書章白大老爺吓他也不想唱

結髮夫妻情義重也不想到會遣情節失眞賭　何曾有甚甘心守　疾竟帷帳怨朝陽外住了通奸情獘本　聽已知底理你且把謀命根由細細講來正旦大老爺阿唱若云謀命慘傷心　提起之時血淚淋　去年五月端陽節　奸夫淫婦兩情深　內樓暢飲蒲觴酒　叠腹勾肩笑語頻小婦人是送靈符窺破私情事　醜態之言難直陳　忽忽退避回房內到次日那正夫君返故庭誰想他禍心早已包藏久　接風假意待夫君慢道五絲能續命　愁懷此刻轉歸陰外白服毒之時有何人見証正生大老爺吓唱他預先佈置牢籠計狐爲黨羽鼠爲羣　心腹婢　緊妖氛　緊閉重門誰作憑　內樓竟作荒山鄔那顧得地覆天翻泣鬼神小

婦人是臥房僻處偏西院　驚聞凶信近黃昏自其時日已西沉內儀門纔啓當有玉簡來報唱午後東人生暴病　霎時一命赴幽冥小婦人魂膽幾消忙探視見夫殞命休如冰揔然急病身亡何太驟何不在未亡時候報凶信何至夫君氣盡來通報　疑團一片隱難明乃劉氏情虛嗔怪奴般問　操權立刻就驗盛外白既有情獘何不赴縣伸理呢正旦喝喲大老爺吓曲欲稟縣衙門所慮他偏正名分又只為莫須有三字無憑証因此上權爲含忍　到後來獲取情書音絕知是確係因奸謀命外有了情書何爲原不赴告求伸正旦曲那其間意欲求伸又慮乃財兼勢大劉通政　小婦人切思强弱難爭只好是朝愁暮恨外白既有此慮爲何

又在按台大人臺下具呈奔訴呢正旦大老爺吓曲代
天巡狩承皇命凜烈霜威　毫厘無隱這的是伸雪夫
冤的幸因此上托付爺爺　望爺高懸秦鏡　烈法究
奸淫　夫死黃泉感天恩于不盡外白退下傳劉氏雜
吓傳劉氏傳劉氏小旦有大老爺在上末亡人劉氏叩
頭外吓劉小姐若是令尊分上不敢有屈奈有原告王
氏抱呈王六在巡按大人臺下告你通奸鄰棍謀死親
夫事關重大因按院大人奉旨征蠻發與本廳公審豈
敢有私須要從實供來免受驚駭小旦大人聽稟末亡
人是唱生長名門十七秋　于歸刁姓配南婁　夫妻
恩愛如魚水　惟願今生共白頭不道故夫去年三月
維揚去　天中日午返歸舟看他面帶焦黃又瘦弱白

問他是只說道唱路受風邪被暑投外白可曾延醫治小旦唱先夫阻止延醫路那曉得病入膏肓難保醫可憐他英雄伎倆成虛夢只落得一片無常萬事丟是設靈成服正把亡靈苦　守七開喪件件週　親鄰族分皆知道　夫死黃泉已二秋末亡人是矣志柏舟全大節　豈染塵埃枉自羞　堪恨西房王氏女　通姦王六老蒼頭　亂倫滅法綱常變末亡人是閨範肅正也含羞　曾經苦口良言勸那知道這淫婦奸夫反結了仇　無中生有將人害今日里幸喜雲開見日球　僕人陌主該何罪望大爺嚴刑細問老蒼頭外白劉小姐此言差矣本廳看王氏青春少艾王六年近花甲那有主僕通奸之理法堂之上曾敢胡言說慌還該從實

供來小旦阿呀大老爺那論年少蕊　通奸舅媳世多
儔未亡人句句眞情話　望大爺筆下要超生外白吓
那王六與王氏通奸你乃一家之主豈有知風而不知
正法乎小旦大爺吓唱欲把蒼頭來正法只恐醜事風
聞在外頭一來是閨門不禁關風化二來是夫死黃泉
也帶羞外白一派胡言既不正法驅逐纔是小旦大爺
吓唱欲把王六來驅逐奈他是三代刁家總管頭　先
夫在日將他托只恐他把屋宇田園賬目鈎外白王氏
與王六通奸有何証見旦大老爺未亡人乃一家之主
必當內外稽查唱切觀王氏甚輕狂　終日塗脂抹粉
粧　夫亡不守居喪禮　身上時穿艷色裳　那日到
他樓上去旦只見房門緊閉唱惹動猜疑在門縫張旦

只見王六在內唱一枝紅杏遮殘雪　滿樹梨花壓海
棠　方信古人言一句　蕭蕭白髮伴紅粧未亡人目
覩其奸爲據實望大爺冰壺朗鑒振綱常外白到也說
得好但那王氏肰詞有你情書粘呈爲據還有何言致
喙小旦大老爺刁僕既生惡計何難捏造情書望大爺
鑒察唱蜃樓海市由他造　蛇足多添豈等賙外白唉
情書不作爲據僕妾通奸出於爾口難道倒是憑証麼
唱卽此一言無話答　低頭默默暗心慌　童爺未把
刑來用　還須先問四梅香外白劉小姐退下左右去
喚春蘭雜喚春蘭貼大老爺在上小婢春蘭叩頭外阿
春蘭你的主母私通鄰棍王文謀死主人的情節一一
講來若有吱唔看棱子伺候唱只因口供未曾先計定

幸虧得春蘭舌劍與唇鎗決老爺我家主母千金体
掛選州同正室房　大爺在日都和睦　主往維揚未轉
鄉主母是操持家務餘閒少　豈把閨門女訓忘自若
說私通兩字唱前門後戶多嚴緊　試問王文怎進房
自若說謀害兩字唱既無暗裡私通事　焉有平空害
主亡　非但娘娘當不起　了環此味也難嘗外白唉
若云兩字俱無那二娘王六爲何揑造呢貼太老爺阿
唱南面之尊如水鑒　人心那有兩條腸二娘娘因見
東君歸地府　圖貪家產獨承當　妒忌正房生惡計
空中樓閣架無樑外白住了那王氏圖佔家財與王六
何干肯做抱呈狀貼太老爺唱王六刁家三代僕　性
情倚老慣爲强　先主尚且聽他說　何忌東樓主母娘

與着二娘爲一路　虛詞矇誑見封疆外白胡說那王
六總是刁家主僕何不庇于正室反護偏房呢貼這有
緣故只因王六每月私奠主母將他責處故而懷恨大
娘唱希圖滅正興偏意　所以列抱呈詞助二娘外白
好辯得乾淨且退下去喚玉蘭上來介喚玉蘭丑太老
爺了頭玉蘭叩頭外好賤人主母走動王文通是你穿
針引線毒害主人又是你的巧計今日惡貫滿盈明白
招來免受極刑丑吓故種事幹大老爺見个呢啥外唾
大胆的賤人與我掌嘴丑太老爺且慢了頭有辯外吓
容你辯來丑計里啥个衙門呢外唔理刑衙門你不知
道麼丑吓介末理刑理刑應該先理後刑那間先刑後
理怪勿得造起謊狀來哉外好个放刁的賤人丑吾里

大爺原姓刁耶 外掌嘴雜吠一二三四五丑阿壞壞了頭供來了外供上來丑吾里娘娘是唱千金小姐不低微 玉潔冰清志不移 婦女人皆圖歡樂 娘娘獨厭鳥雙飛 周公禮數常疎濶自介了我里大爺末唱另娶西房王氏姨自太老爺是明鏡要曉得唱結髮夫妻猶將恩愛撇那肯自妨閨闈反作非自若說了頭穿針引線那介進來別樣物事呢可以藏拉衣袖裡子个这人是身長六尺天下難藏況且唱前後之門王六管如非要先微勞門左道机 娘娘志不忘閨訓休听那一面之詞把主母欺外好利口的賤人若不通奸謀命王氏呈詞如何憑空告來丑太老爺若要明白一點勿難只要拏王六一夾二娘一棱自然水落登時石出雪

橋見日就明老爺道阿差外吓你主母與王文走動還是春蘭引線還是 王 蘭牽誘本廳知道你是局外之人無干于你不用驚慌老實供來放你回去休代他們抵賴自取刑法之處丑太老爺那介說笑話哉唱一主母 四丫環 常川左右伴閨範 娘娘是羊脂白玉無瑕玷 從沒有讒言外面談 勿知王文面長并面短總要攀花進路難 四个梅香不出外 私情兩字沒交關 莫聽二娘王六話 僕妾告主罪如山 伏惟按律嚴刑究 先主黃泉瞑目安 外白哇主母若然不與王文私相苟合何至主人歸家就死明明因奸謀命以致王氏不敢呈告本廳冰霜凜烈豈容狡賴快快招來丑大老爺寶情寃枉嗐唱五月初六主鄉還 白內

連連不耐煩　到着大娘房內坐　言稱路上冒風寒
忽然腹痛難傲忍　少有追魂奪命丹　唬得主母丫
環魂出竅可憐須臾家主夢邯鄲　急病人亡天下有
說什麼因奸謀命把主傷殘外白你主母現有情書爲
據書中盡露奸謀之語你敢狡賴麼丑二娘娘也會寫
字个唱捏書妄想把娘娘害　還要帶葉蓮枝害四蘭
誰狀告人該反坐自來朵大老爺臺下唱眞正天運輪
循環　超生主婢歸家裡　恩如滄海德如山外白好
賴得乾淨且退下去帶王文雜帶王文上來付有王文
當面太宗師在上愛生王文唱喏哉外唬已經按臺大
人行學除名監單已弔還敢自稱監生麼跪下來付吓
從未身入公庭今朝頭簇綻新鮮做个矮人發發利市

跪跪看太宗師覺辱斯文外唬既是斯文該知法度爲
何與刁劉氏謀死他的丈夫刁南婁乃衣冠之敗類也
快把實情一一供來免受重刑付太宗師故宗說話直
腳瞎子落教場摸勿着頭路朵外現據南婁之妾王氏
蒼頭王六告在巡按臺下委發本廳訊還不實講広
付哎哎介末故个巡按大人直腳勿拉浪哉我是只曉
詩云子曰讀文章　竊玉偷香是外行　雖然咫尺爲
鄰里　素昧平生隔一牆　人遙室遠難通信　何隙
能到劉氏房　並無瓜葛仇和怨自不知啥緣故唱借我
名頭在詞內藏　單告通奸還當得起　若言謀命邪
難當外白你既未通奸謀命那日王六告你你就連夜
逃避豈不是情虛広天網恢恢本廳拏獲快快招來休

思狡賴付太宗師差矣外唗雜嘆付做子个人總有腳有子腳總要走路故夜頭來朵親眷人家吃酒居來適遇太宗師見愛款留豈不從命乎外哓好个鉄嘴的王文快將通奸謀命從實招來免受慘刑付請教太宗師還是先審通奸呢先審謀命外謀命因奸而起自然先審通奸付介末大宗師越法差哉唱常言獲賊要憑賊自古拏奸要捉雙　雅俗賢愚皆曉得　太宗師何意得推詳外現有劉氏情書憑據書上寫得明明白白私通顯露謀命難逃還敢強辯庑付請教太宗師總有情書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作爲憑據也外白王六在牡丹亭上拾取的付哎哎哎越法勿是哉情書來朵監生處自然可以爲憑來朵劉氏處還可以作據那檻虛空八

隻腳牡丹亭浪拾着个唱拾來書信可爲憑　世上人皆可害人　此刻霧迷撥日月白太宗師若要明白此事唱還須究問牡丹亭外哓好个唇鎗舌劍本廳問你若不通奸劉氏那王氏焉敢在巡按臺下告發呢付太宗師若果情眞何不早向司院控告皆爲是假个了遲到子目今莫不是唱近來妻妾成深怨　裴默虛詞告代巡　巡按被矇虛作實白仔細想想看唱到底難將假事作爲眞白自家勿好審哉委發太宗師太宗師掮子毛大人个木梢哉唱今日公堂來審問徒然間上繁下累費精神外一派油供敢來唐突左右有取夾棍上來雜吠付阿吓太宗師身体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外哇狗才胡說夾起來吓付阿唷唷个个樣式看來罷

勿得个哉嘗嘗夾棍不知啥个滋味唱童爺素性面無情自吩咐緊緊而收唱禁板皂隸緊收繩　一把收來又一把　下邊唬壞女釵裙　旦唱叔叔吓可憐你瘦怯書香子　今日如何脫苦星　極刑疼痛難慨忍你不要把始末根由澈底呈　可恨刑廳童鐵面　無私執法不該應　收緊王文稱有趣　丑唱喝唷唷有趣唱一聲有趣命歸陰那娘娘　旦覩王文來暈死　唬得三魂失兩魂　心中如此刀來割　旦阿呀叔叔吓可憐你唱性命今朝送理刑你黃泉路上悠悠去　我來陪你一同行娘娘是淚盈盈不敢高聲哭　見王文死去又還魂付寃枉吓外還說寃枉敲起來唱一連四十無情棍口中原是舊書文　刑廳此際無可奈　暗暗心中自忖論　白左右有把王文縣了是把五名人犯押赴幽牌亭下毋許交頭接耳雜嗄退下去外喚薰蘭上來雜帶薰蘭帶薰蘭上去　丑太老爺了頭薰蘭叩頭外看你身短髮披年記尚小　丑勿瞞老爺說了頭只得十二歲來吓外年紀雖小倒揑得大事　丑了頭勿會趕啥大事務外你的主母與王文多已供認引誘王文也是你藥死南婁也是你他們多沒相干爲此本廳已將他們五人釋放回去了將儞一人在此抵罪唱薰蘭是年輕信是眞言語　半是心驚半恨人　大家有分推乾淨　郤在我一个承當頂罪名　外　白阿薰蘭你賴不去的休得哓唔你若從直供了本廳念你年輕從寬一二如若抵賴看椶子伺候雜吓薰蘭快須招來不然大老爺要椶

哉表 蕙蘭一想他們是唱脫卸罪名單害我　一般多是喪良心叫唔黃狗吃子食白狗當灾眞刻毒　罪名怎肯獨承當外從實供來本廳惻隱之心或者還可超豁若有半句虛言凌剮難免丑太老爺勿要樧讓我來說末哉外講上來丑唱先主離家是去年　期逢三月艷陽天　蜂飛蝶舞繁華景　鳥語鶯啼草色妍　主母深閨怨寂寞　春心蕩漾不能眠　尋芳散步花園去牡丹亭上理冰弦　隔牆驚動風流子　偷看娘娘美玉顏　相逢不用相廻避　一時却步鵲橋填　隔斷巫山雲一片　深閨主母病奄奄　請醫胗脉王文到外白爲什麼請了他來貼主母是欲把芳心托杜鵑　鵲橋尚未牛郎渡　已後遊春到後園　玉蘭勾引王文到　莫道藍橋路萬千　從此娘娘春意洩　邇來女愛與男貪　東樓慣作天台路　指望天長地久年外從何處出入的貼唱園內隔開牆一梁玉蘭把花梯佈在粉牆邊　王文仿學張君瑞　赴約常常過粉牆娘娘效學鶯鶯女　義重情深難盡言　春玉夏三蘭多有外　了頭年小未成歡　是此往來有兩个月早又是節介羅江祭屈原自王相公搭娘娘兩家頭唱房中共賞端陽節　二娘娘忽地到房問外白王氏來什麼丑唱送來五毒靈符景　看見王文在裡邊　不進房來忙退出　機關已露却難瞞　尤恐大爺歸故里白恐怕撥拉二娘娘說子末唱恐其主僕命難全白玉蘭搭主母說唱你不害他他害你　不如早下手爲先

藥死二娘無後患　商量計較在房間　要將鶴頂饅頭做下一日只因補賞端陽備酒筵外白这鶴頂那里來的丑王相公拏來的外怎麼不知丑太老爺吓唱此計原思害二娘　只因家主轉還鄉白湊手反哉唱移个花來接个木　一時將李代桃姜白吾里大爺勿知該死呢啥唱連連稱讚饅頭好个个拏來一口嘗　吃子饅頭勿多刻　嗚呼一命就身亡白就滾拉朵樓板浪躺然後重新扛拉朵床浪去羅里曉得扛拉扛竟是血膜串哉弄子个血直流玉蘭阿姐拏大爺故件汗衫來揩乾淨子唱將尸扛到末上去然後去報二娘娘外白那件汗衫可曾毀去丑唱汗衫多是鮮紅血　還在娘娘箱內藏外那情書是什麼時候寫的丑記得五月盡頭日腳忘記哉唱王文久曠巫山念　神女情思邀楚王　一幅花箋親筆寫　玉蘭拏去遮檀郎　未知因何落在蒼頭手莫不是鬼使神差留禍殃　五人幹下迷天事我蕙蘭是不敢開言心帶慌　今日法堂不敢來藏隱望太老爺筆下超生恩不忘　那蕙蘭句句供明白　快筆能書好值堂　一行行多落下　童爺暗暗自思量　我若再把奸夫淫婦問　仍然抵賴費周章　且去看明出入園牆路房內搜查定有贓　庶使犯人心慴服　再無免強好逼詳外白原差有將王文劉氏三蘭帶去收監依舊外爲五處刁王氏一体管押王六惠蘭隨同本廳前往刁門勘查明白再行覆審是唱男女五人原收禁　分爲

五處没商量　刑廳退進私衙內　稍用午飯畧充腸
刑廳也不多担擱　值班刻候飲茗觴　擁護打道刁
家去　後邊還押小梅香　街坊鬧動人多少　个个
言非道短長　審問事繁書略剪　弔衫履勘弓矢場

後袍第六十五回
踏勘

末引深思二娘情　明知主母混　今朝雖履勘　還
防事難明白各位阿哥今日刑廳來踏勘俗阿曉得叫
踏勘那樣介勿得知踏勘末踏牢子看格呢啥想來踏
末踏拉地浪看末看个天浪呒俗个人娘賊自家勿得
知到說我是冒失鬼唱旁邊乳伯笑呵呵　休得閙文
說話多　非爲別情來履勘　要看王文出入路如何
與那口供相對重來審　辦成信讞確謀夫白伯伯說
末是介說到底通奸害命阿是眞个呢啥我也不知詳
細且待董爺審問明白便知分曉了唱一自南婁身故
後　蕭條已有一年多　因此厨茶常不用今日里家人

權且管茶爐　幸虧刁福多能幹大爺在日往來官員見來多　預先小事多端正自吃呢料想勿吃个唱兒不得尊敬設規模　大牆門開到廳堂上　掃得方磚塵也無　孝物盡行多掩蔽　牆門款式兩邊鋪　正廳上面排公位　地上還將戟毯鋪　伺候刑廳童四府　忽聽門外幾聲鑼自太老爺來哉介大家不可喧鬧跕在一旁小心迎接雜是哉唱執事人員多在外　童爺停轎眼觀睃　門庭硬器如都憲　因甚爲人孽事多　出此敗俗傷風女自總能審明此案唱千年洗不淨萬年污自根家人接老爺雜快去未請大爺出轎小人們代二主母迎接多多有罪外諸來罪你唱一名門役兩原差　隨着童爺進內來　餘外諸人俱在外　刁

安支值正當該　茶廳扇茶暗茶飲　逐位勞金分派開　外邊多少人觀看　擠擠挨挨紫石街　且說童爺身進內　威儀正肅上廳堦　蕙蘭王六跟在後　老僕寬心使女呆　到了正廳方住步　蒼頭王六上聽來末自大老爺請坐兄弟們看茶外不用坐了你可隨帶蕙蘭唱劉氏房中先引勘　餘人不必裡邊來末自是小人放肆引道了唱蕙蘭隨着蒼頭走　膽戰心驚少主裁　行過高堂幾處深幽路　重重疊疊上樓臺末自大老爺少待外這里什麼所在味這里是中門裡邊就是內院諸有禁條一紙雲板一塊乃是九月間劉氏主母設立在此的禁止男女混雜各分內外末唱外邊有事敲雲板　裡面聞知將戶開　好待王文無

并帶 安心來去兩和偕外白这却非此意也 主歸泉路青春姿 設此成規到也該末白太老爺阿有此成規何不早立却在小人拾書之後方纔如此明明忌憚小人防範查察王文不能出入了外拾書在前列規在後末正是外情或有之童爺看過禁條爲何此門鎖着末多因主母到府廳所以鎖着的外蕙蘭可是丑白一點也勿差外鑰匙何在丑失魂落魄介玉蘭哉將鑰匙忘記拉朵裡勢哉外金印高升有把鎖鑰去了是唱金印高升忙走過 裂去三簧門已開外白西首去是什麼所在末西首是二娘娘幽居之所外可與此地通連末向日原是通連的唱自從送符觸破機關後自主母表事已畢唱關截此門永不問也無非恐防查察

私情斷末白以後二主母是唱欲往東樓要兜轉來外白東首是什麼所在末那邊高聳的就是大主母的樓房了外引道末是丑太老爺吓是鎖拉朵嗐末太老爺只要仲雪此寃唱就拆蝕些兒也是平常事 一怯勞煩兩憲差蒼頭引向東邊去 行過了幾个庭心六字堦 彎批曲折奔穿過 重門皆鎖盡敲開末太老爺这里就是大主母堂樓之下了唱一帶長廂多開上高陞金印兩邊閒 童爺舉目來觀看見那樓下紫檀花梨卓椅排 許多擺設多精緻 原像刁家廣有財隨意將身東邊坐 童爺吩咐一公差外白高升有外本廳不上樓去了儞與蕙蘭上樓令他檢交血衣是王六引看花園末是請太老爺請这里來唱前面徐行老

院公　刑廳疊疊步從容　後隨金印兜灣曲　遶北
還須又向東末白太老爺諸一揩叫多是內室通園路
男人進去另有花園門一重外白本廳只要看出入路
徑餘外不要看了是唱蒼頭引到園門首　取下門閂
圓路衝　童爺却非遊園景　勿用煩言詞語中看什麼
重疊樓臺亭閣院看什麼密層層松竹間梧桐那王六
引到牡丹亭外將身站白太老爺此間就是牡丹亭　會
拾請邀東一封外白在亭外拾的在亭內拾的末在亭
內桌子旁邊地上拾的外王丈跨牆之處在于何所末
請太爺這里來唱蒼頭引指桃源路太老爺這堵牆頭
看實踪　花梯一隻依然在　來往俱由此路通那童爺
先看花梯高幾級　楞棧微帶筍頭鬆　吩咐將梯掇

向圓牆佈白隨即登梯而望唱但見牆頂相沿苔草濃
只有一截多干淨　零落牆磚泥土蒙外白王六牆外
何所未就是王姓了童爺觀看唱也是一个小小花園
景　些須鋪設却精工　這丹柱靠牆如梯級那王丈
引足踰牆原容易　來往奸情不用辯　謀夫未必告
平空　看畢下梯回步走金印將花梯橫放在牆東　王
六跟隨原路走且說高升押婢在樓中　外房內房如
畫圖　可惜人羈牢獄中雜阿蕙蘭那血衫何在丑吠
讓我想想看勿知抗拉羅里故隻箱子裡櫃哉雜快些
拏出來丑曉得哉啥了能介性急唱就將第四隻箱兒
來啓看　血衣一件色烟紅白昨喝來里哉要末還有一
件物事索性拏子去雜什広東西丑讓我拏出來介唱

又從那粧臺抽兜內　取出王文書一封　高升識字展開看（旁白哈哈哈這兩句唱王文何可賴私通丑文兒明白那閒勿關我事个哉雜下樓去丑走嗨二人下樓出外啓上太老爺據蕙蘭在劉氏箱中檢出血衣一件桌匝內又取出書信一封一併呈驗（表）童爺是唱舉目細將衫子看（白）因是血漠所染更兼月日久了唱故而淺色不為濃外（白）阿蕙蘭此彩確是丑太老爺唱以為小事誰審問　玉蘭隨手抗箱籠外收過了雜是唱童爺自展書信看　果與丫環供口同外（白）王文劉氏總憑你唱舌劍唇鎗能利害（白）如今有此二物為証只恐你們再有吱唔掩餚要實情供了（唱）將書摺好藏衣袖　吩咐蒼頭老院公外王六有你同蕙蘭原差法

堂伺候來是外打道回衙（丑唱）仍由原路到廳堂　執役齊齊候兩旁　合府衆人多跪送　刑廳乘轎上街坊　刁慶就把牆門閉　語四言三話短長　人人探聽多明白　原來還有情書血衣裳　今日一齊為証據　且看他們何話諱眞賍丑大娘娘那間是賴勿脫个哉吾想大爺在日打个嘖涕末跌倒幾个人朵那啥撥里朵輕飄飄擺佈子个條性命若無王伯伯出頭告狀那有今日帶累我里快活殺哉苔咳有何快活吓（唱）追思先主遭冤傷好一似割碎人心剖斷腸　大爺難以轉還陽（白）不要多言快把門戶看了　曉得哉刁安內牆門閉上鋪設物件盡行收拾了是哉（唱）不言刁府家人話且說清廉四府堂　回轉衙門天色晚　欲請

公案豈辭忙（吩咐原差高升金印速即到監弔王文
劉氏等五犯齊集晚堂覆審（是表白童爺暫退私衙原
差火速到監弔取犯人禀過刑廳用過夜膳傳話升堂
（唱書役當心齊侯等　法堂燈燭煇煌　發梆已過
三聲點　童爺升坐凜冰霜　劉氏婆娘心內想　必定
爹爹已曉這端詳　暗中布置通關節　因此從新審
晚堂（一定是草草問供多放釋　原呈反坐罪名當王
文是庄抵口供原照舊　不更不改不驚惶　單有惠
蘭難理會　三蘭也是費推詳　急問原差把王文喚
色棍徐行上法堂（付太宗師監生王文見外唾法無可
貸的狗才死期在邇還是這等稱呼吩掌嘴（付吓吓
吓就是大爺了小人如何外法堂之上容你這等放肆

的（付）（外）王文跪下去（付）吠說話外通奸劉氏謀死南婁之事招也不招（付）大爺回來哉（唱）如若通奸謀命眞　費心重又審　實情慌肰告王文（外）証據昭昭還說慌肰（付）必固一幅假情書　難箅眞憑據（外）唉劉氏之書不足爲據那血衫可是謀夫的憑據（付）與他看來（付）大爺一件血衫啥上頭像憑據（外）呀狗才那刁南婁死後有血漠漠地春蘭將衣塞口血跡儼然豈非憑據（付）唉王六直頭刁乱西貝情書制勿倒東鄰君子又是鬼測能介乖一件血衣搪突搪突然而是鬼戲嘻（付）外王文這件血衣非是王六所呈乃蕙蘭交出來的（付）蕙蘭勿蕙蘭血衣勿血衣與我王文馬風牛無關外賴

得干淨還有一物你看如何抵賴唱命將書信交他看
唬得三魂不在身　此書交與春蘭手　爲甚今歸童
主刑介白脫膽哉外王文還有何辯介請問大老爺此
書從何而來外此書是劉氏房中查勘也是蕙蘭交出
來的難道也是王六捏造的丑介雖非王六捏造必係
二娘之弊唱此書雖陷王文寫　莫枉毫無瓜葛人
此刻童爺心着惱外喚蕙蘭唱與他當面論分明丑喏
王相公介哎哎哎悟了頭從勿相認那哈叫起我來丑
悟里大家推拉我一个子身浪了介拉我也招哉要死
末大家死唱王文一法心頭急　頃刻身軀陡不停
四府刑廳重又問　你今還不快招承介大爺不要睬
俚實情寃枉个外好狗才蕙蘭一一供明本府親赴刁
家查看劉氏房中起出血衫書信到此地位還想抵賴
好不知死左右有將王文緊緊夾起復喝喝么么就用
刑　一雙腳嵌木三根　登時發暈昏沉去　衙役們
薰紙還將冷水噴　少停甦醒還陽轉　寃枉連連口
內稱外還不招再收唱收緊不招把榔來打　幾回復
暈又重生　情願一刀分兩段　公堂刑法實難禁介
自罷哉罷哉望光景必定要招个招乞給紙筆一揮而
就雜值堂就將文房放在地上介咳懸空寫未容易着
地寫到是頭一遭唱死在臨頭還發趣　幾行供狀寫
完成　該役呈上童爺看自到也監生文理唱那里中
得詞林法服睛　上寫着供狀王廷貴　納粟一監生
因貪南國佳人貌　不念西園交契情　楚宋玉　漢

陳平　風花雪月舊簪纓　因奸謀命情非謬　洗頸銜刀待受刑外白好如此供狀原像个老作家樣子把他鬆了夾棍放在一邊喚劉氏眾劉氏劉氏介大爺是介看起來騙我口供上子大老爺个當哉外不許多講小生大爺在上末亡人再叩頭外阿劉氏你說情書是假的這封書可是假的外还有一件血衫一併看來唱娘娘低首看書箋　嘘得魂飛無話言　暗思書是王文寫　心忙遺漏在房間　血衆汗衫該燬去　不該藏抗到今年　莫非王六來搜出　加添一証也呈官外白阿劉氏你今有何言抵賴丘小旦大爺不知此書是那里來的末亡人却是茫然不知外若說奸謀情節出于蕙蘭之口本廳方纔親臨履勘書信血衫出于蕙蘭之手前書雖裝王文已認供狀鑿鑿快須招了罷小旦大爺阿實無此事的嗨唱家父雖然致仕官　胞兄還在伴君前　大爺何不容情而　輕了正室重了偏外白唗你自己通奸隣梶葯死丈夫王氏也在法堂之下本廳曾輕于你重于偏好个没廉恥的賤人唱既曉父兄官爵顯　不該幹出事無天雜白啓爺劉府家人要見喚他進來娘娘一聽好了救星到了太老爺在上家人叩頭家爺致意太老爺有書呈上外唗喂朝廷國法豈容書帖亂投胆敢求情何等縉紳罔知法度左右與我打他出去嗄唱劉府家人眞倒運　眼前一頓亂皮鞭　家人歸報劉公曉　通政聞言少主專外白本廳阿唱從來不把人情徇　憑你着大紳衿

書帖傳今朝你犯謀夫情實罪怀父兄官爵只怕難庇
你淫凶醜女顏自若是因奸謀夫有父兄爵顯者以情
訊釋壞了國家法度凡縉紳之女个个可已淫乱謀夫
快將實情招來小旦吓大老爺这等說原來把未亡人
置于死地了吓外尖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法堂凛烈
從無枉法理刑吩咐將他椳起來呵唱恨你心腸惡毒
勝豺狼体統全無把漢子偷忘了森森三尺法
貪淫切切害南婁天網恢恢今日敗何顏還要賴
奸謀雜白啓爺劉氏不招外收緊些眾吓唱纖纖十指
肌膚嫩今日難當緊緊收昏沉暈去須臾醒心
痛渾如潑滾油旁首王文心不忍出言發趣語風
流付白阿嫂學生招个哉悟也說子罷唱從前思想因

長久誰曉得恩變私情不到頭陽世不能同敘首
陰司依舊共綢繆今朝聽我王文話且把東樓樂
景丟白或者勿該死唱萬歲君王新例出拏故宗謀夫
男女赦牢囚豈不是開懷風流源欲久奉旨通奸更
好逑外白王文不許多言劉氏招也不招小旦罷罷罷
唱多情叔叔既然招劉氏何容把刑法憊我碎剮
凌遲心不怨庶不負恩情如漆義如膠正所謂若曉夫
子三分禮不犯蕭何六律條旦後將身分異處陰
魂終究伴荒郊求懇閻王恩一線判投來世續鸞
交外白劉氏不招再收小旦阿喲大爺阿願招外鬆他
椳待他親書供狀是唱椳子一鬆重發暈醒來忍痛
執尖毫心傷感珠淚拋記得常將花樣描陶

情作賦吟詩句萬不料今日公堂自畫招雜啓爺劉氏
供狀有了　請爺觀看曲調供狀不曜唆　刁門劉素
娥　那時歸別作南婁婦　與王文暗地歡娛　鶴頂
害親夫　魂歸地府　實指望天長地久無災禍　誰
知道忽然間平地風波　須信着國法森羅　赴去陰
甘心待殂外白把劉氏帶過一邊喚春蘭玉蘭夏蘭衆
春蘭有玉蘭有夏蘭有快些上堂三蘭合阿老爺了頭
們叩頭外王文劉氏多已畫供你們休得强辯了合阿
喲大老爺宽枉嘻嗐宽枉同聲不肯招　刑廳着惱把
怒基敲　正犯已招從犯賴　王家刑法實難饒外白先
把春蘭拶起來小旦阿了頭唱我與王相公已將供狀
寫　你們不若也承招　雖是今生人造孽　多應前

世刼難逃付王文也把了頭喚　生若同伴死同淘　法
場一塊風流地　永遠流芳萬古標　三蘭到此眞無
奈　料想刑廳不肯饒　逐一招明供畫畢　心酸宛
若醋來澆外白將王文重打四十下付啥啥啥个戲文
吓做到子還有啥饒頭來衆吓不必囉唆唱兩人拖倒
丹墀下獻出肥臀四十敲白啓爺打完了把六人上了
刑具發縣收禁書信粘存原案血衫入庫候決囚之後
消燬可也是哨六犯當堂把刑具上監脾帶去收監牢
可憐通政千金女　翠遶珠圍撒手拋　刑廳堂呼王
六上　急忙走上老年蒼外白阿王六有奴僕告主應
該責你幾板念你代主伸宽其是難得而且奸謀罪大
故而免責本廳已將此案審明將六犯抵命未多謝太

老爺外刁王氏有如今冤仇已洩回去掌管門庭須當
筠心柏節壺德流芳後來可將貞節傳流百世正旦是
多謝太老爺外王六有你當扶植幼主不可輕忽是就
此同二娘娘回去末是多謝太老爺覆載之恩小人沒
世不忘唱兩年濁水一時清　從此黃泉魂不怨　四
府童爺公審大冤若冰消

末引作事顛倒顛　辛勤苦誰憐　自恨怨薄命　烹
茶鶴避烟自家非別王府中蒼頭王興自也皆因吾
家相公癡心與問壁刁府劉氏大娘通情子吾想也無
甚事羅里曉得南宴歸家霎時身故未知何病身亡如
今王六个毬賽把吾里相公告到毛巡按台下審問把
吾家相公屈打承招問成死罪收禁囹圄吾家主母日
夜啼啼哭哭欲思探望夫主方纔翠娟妹子與我說知
叫我端正轎子伺候吾想唱主母出身是名門　重來
未曾出閨門　出頭露面被人笑　腳小伶仃如何到
監探夫君呸悶話少說且去喚了轎夫唱蒼頭自言自

語忙外走　看見轎夫懶攙眠唉兄弟裡檻娘娘冇令叫你們端正轎子个朝娘娘要去探監快點端正就進來雜是老兄先請我隨後就來哉唱休言轎夫抬轎進再說蒼頭到裡邊　忽忽走到高樓上　王興便向主母言白主母轎子端正在大廳上伺候正旦住了王興你去喚轎子進來到後堂上轎末是兄弟們打轎進來雜吓來哉來哉末主母轎子在此請上轎正旦了頭你與我看好官官不須隨去了丑吠介末娘娘早點居來正旦就回來的末主母請上轎衆兄弟抬穩了雜吠起肩吓唱衆人抬轎走如飛老蒼頭跟轎後邊隨　過巷穿街休細表　行來早到縣牆西只听得兩旁店內滔滔講盡說道个件奸情忒煞奇白嚕大阿哥王文个節事務眞正大勝會玄倫子主母又饒子多花阿姐二兄弟也是伊个福氣昨夜頭劉氏阿會看見看見吓阿呀好个唱娘娘容貌世間稀　賽過唐朝楊貴妃故个看審之人多動火就是區區見了也情癡听他鶯聲喔喔當堂辯怪不得王文日夜被他迷況且四名阿姐多姣美　二八青春正及時可惜自古紅顏多薄命　將來腦袋要遷移白吾想故箇時務便宜子王文將來魔呵塔子唱九泉仍有佳人伴白單單吃虧子羅个子羅个吃虧子劉氏唱千金姣嫩被人欺白个也是俚个情願吾看起來到吃虧子兩个人羅里兩个呢唱一个是南婁做了死烏龜　萬代陰司頂石牌一个是名門淑女如孤雁　就是王文結髮妻故也不妨夫是貪

花妻變色只怕報應循環定不移　娘娘轎內親聽見
冰玉心中越慘悽　皆因夫壻貪風月　致被旁人說
是非　那曉奴家心如鉄　空勞若輩用心機　兒夫
雖借風流債要我償還只怕無日期　此刻娘娘無限
苦　只是路中不敢放聲啼　行來早到監門首　老
僕前來起轎衣末白稟主母這里是了可把使用付與
老奴待老奴好去叫門正旦吓蒼頭你去對禁牌說銀
子十兩權作開門之費待見个相公少不得另有使用
末是曉得哉唱王興拏費忙舉步　到監門開口叫聲
低白裡邊有人応禁白監牢無話計　打罵作生涯白
是羅个拉朶城隍鬼叫禁長哥我家主母來探吾家相
公煩大哥開一開禁白你家主人叫什応就是前日進

來的王延貴禁諾毬你的狗娘乍幾里是啥場化是个
樣容易出進的応末大哥不須發怒这封銀子權作開
門之費待主母見過相公另有使用相送禁故封銀子
撥拉吾乍啥末正是相送大哥的禁哈哈哈我搭倍取
笑那啥認眞起來你姓啥末我姓王禁勿差个倍是王
伯伯是我出頭便相兒要啥使用末輕惜大哥的請收
了禁既是故樣說只得權領哉禁唱禁牌得鈔喜開懷
忙把牢門鉄鎖開白王伯伯開朶哉請娘娘進來罷正
旦唱那娘娘　淚滿腮咳不是兒夫身繫獄　奴家怎
肯此間來你看門畫虎頭心畏怯　教奴此刻步難挨
娘娘出轎忙移步只見笑眼來了一禁牌禁白娘娘進
來哉相公拉朶蕭王殿浪王伯伯同子進來等共關上

子故扇牢門末是主母这里來此刻唱蒼頭引路前邊
走　好一似月殿嫦娥把十殿遊　行過外監灣曲轉
早望見披枷帶鎖許多囚阿唷唷蓬頭散髮甚堪怕
穢氣陰風如暮秋　行來早到蕭王殿只見帶罪兒夫
低了頭　兩足傷痕行不動　胡桃大鍊鎖咽喉　娘
娘此刻心悲痛　跌足搥胸血淚流白阿呀相公吓妾
身在此看你末大爺主母在此付阿吓家主婆吓個個
場化倍出乖露醜來做啥正旦阿呀相公你說那里說
來前夜與你分別的時節奴只道唱漏網之魚自有江
湖樂誰知道羅網難逃竟上了鈎白我是一間凶信恨
不得唱揀翅飛來把親夫看付玄拋頭露面被人羞付
白阿吓家主婆吓吾一進監門就是死數裡个人哉倍

就日日來看我到底有啥个相干正旦阿呀相公吓奴
家一來看你二來帶些盤費在此唱知道你監中全仗
要使用　財可通神免緊囚付白又要大娘費心個
是好殺個哉正旦吓蒼頭你喚禁子進來吾有話講是
曉得了禁長哥吾家主母喚你禁吠來哉來哉娘娘有
啥吩咐旦吓禁長哥我有白銀二百兩酒在你處以便
相公早晚應用另有銀五十兩送與大哥買茶吃的禁
阿吓吓王相公面浪一點好處還勿會到羅里當得起
故樣重賜旦不必嫌疑請收了禁娘娘故樣說若然吾
勿受末倒像吾勿中抬舉哉權領了讓我來問子鎖除
子柳个个蕭王殿裡風吹日晒也勿是王相公安身个
場化東邊有幾間新房子幽靜勿過更兼有一位包相

公綽號叫包打贏雖然人死救得人活湖廣省裡第一個大法家也是童理刑訪拉朵个至今還勿曾發落王相公過去搭俚商量商量或者可以出得死罪也未可知我看王相公面浪一段福氣勿像橫死个哉多承大哥美意就此前去王伯伯俚來扶子相公等吾來開了門拉等大娘娘幾里來是唱蒼頭傍住主人翁　步落堦沿就向東　徐氏娘娘跟在後自走了幾步唱只見新房果是不相同禁王相公請立介一立等吾去說明白子再來同你進去付勞動大哥禁唅說話嚕包相公你阿嫌冷靜吾請一位王相公來朵陪俚哉那里王相公就是襄陽城里一个財翁王延貴爲一庄人命進監個相公若然救得俚還可發其大財包如此請他進來

唱包相公走出步從容　雙手相迎禮鞠躬自王兄請了久慕英才不意在此相會付自包先生學生傷痕未痊勿敢奉揖哉王兄請保重看仔細坐穩了付勿妨得个此位是誰付就是房下包阿吓尊嫂請坐正旦有坐唱有禮慇懃科坐下　禁徒自去關監中包自請問王相公何事下獄付自阿吓包先生吓唱學生一起奸情事　負屈含冤被黑風萬望先生來指教　番憐相救出牢籠包吓王兄你把始末根由細細說與老夫知道倘可援手自當効力付自介末包先生吓學生實說哉包請教付包先生吓說來也話長學生門壁有个刁南婁併个底老劉氏小字素娥生得來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上年三

月裡　刁南婁到揚州去白相去哉唱送位娘娘就是介身生病　家人奉命請郎中包請了那个忖就是學生包什麼就是儞忖勿瞞包先生說學生幼習女科唱因而眼觀娘娘貌　一見姣姿好像玉芙蓉　那曉佳人先有意　故從眼底賣春風　雖然未得談衷曲　一點靈犀暗里通包已後便怎樣忖後來娘娘病好哉唱散步園林來解悶　牡丹亭上弄絲桐　彈了一曲湘妃怨白學生跳牆而過唱兩下恩情自此濃　四个丫頭多到手　猶如粉蝶入花叢　佳期成就無多日不覺風流四月中白到子五月裡唱時值端陽後一日南婁帶病轉家中　素娥接見親夫主　一到香房就病亮白竟是介一陣跳就死脫哉包吓竟竟死了死得有些尷尬其時親房上下可有什麼言語忖到也勿曾有啥閒話今年八月裡樓儘唱那時毛公臨憲駕　慣行察訪究情踪偶值蒼頭王六當街喊　轉發刑廳錄口供　把我拏來一夾棍　當堂招認進牢籠包招了什麼忖招子藥死哉吓包既然親口招認就有些費力了律上奸婦起意謀死親夫者淫婦凌遲處死奸夫起意謀死親夫者奸夫立決細密案情毫無疑竇這便如何是好忖難道一點無商量个哉包待我想來吓吓請問王兄刁南婁的尸首可曾檢驗否忖勿曾檢驗个包這就好了呀末曾檢南婁受毒身亡尚無確據唱莫須有三字難定案　一線生機尚可通待老夫端正呈詞往上控　包兄鉄案立時鬆忖全仗老先生大力自當

圖報說那里說來請問王兄人命重案怎麼招認了
付白阿呀先生吓一來來梶難當二來故節事務也是
前世个冤牽唱當堂硬証平空降包硬証是誰付白邽
是冤家書一封包怎麼書付白劉素娥个情書哉想是
俚要送拉學生了勿知失落拉啥場化哨邽被蒼頭來
拾取 當堂呈驗我詞窮白學生見子个封書竟一句
無得辯哉只得招認哉包住了那書怎麼寫可念與老
夫聽聽正旦是吓官人可記得否付唉唉還記得个拉
正旦怎樣寫法付上寫着一日六時腸迴九轉花前側
耳不聞犬吠東籬月下凝眸但見星橫北斗負心薄倖
一至于此包唉唉唉這也不妨雖有通奸口氣邽無謀
害情形念下去付妾將結髮之情割斷花燭之愛剖分
雖陋質野容不堪箕帚而毒脯鴆頂惟冀歡媒包唉這
幾句不妙謀心顯証銕案如山念下去付昔紅拂女私
投李靖卓文君夜奔相如妾又是耳君情諒之倘恩情
未絕藕斷絲連迴風啓戶喻候玉人包阿呀王兄這不
是情書竟是一張供狀罪確情眞唱怪不得立決定於
六十日尊軀斷送了一封書只怕將來未必歸秋審
一轉京詳命就除付白阿呀包先生吓晚生个條性命
總要你个天心挽回挽回末好若勿肯保全晚生呢死
無大悔唱只慮他日夜飛梁腸應斷 紫玉成烟生莫
餘 泉境祇愁春色改 夜深未識意如何包哈哈哈
原來王兄情暱妾生所以釀成大禍千古以來要算偷
香之冠了正旦阿呀包先生吓我相公是唱情迷人把

千金棄　意亂魂忘六尺軀　死中覓活尋生路要求
你筆底挑鬚縛虎書包自學生刀筆有年也不知辦過
多少奇案不是女怨男勾便是蝶傷花蕊若像王兄劉
氏這樣心胆相同肉團成片豈非前生孽債亘古癡心
難得難得付哨學生目覩心何忍　慘見風流沒下梢
況且賢惠娘娘多求救　何妨極力効微勞正旦白若
得保全感恩非淺付白包先生肯發慈心末學生立刻
叫房下居去就要供你个長生牌位哉包王兄只是一
件唱慮只慮鐵面刑廳多執法　南要結冤在陰曹
區區百歲歸泉路　屈死孤魂將仇訂牢付包先生个
是勿番淘个唱吾是按台小戲如無物　四府刑廳只
比毫　若慮南要心不服容易得勢多將紙錠幕錢燒

百年身到森羅殿只要假意殷勤認故交　重將鶴頂
與冤魂服白索性藥活子俚包先生吓唱陰府仍將刀
筆叨包白哈哈这個難吓唱冷笑搖頭搓兩手　大娘
會意把話另標正旦包先生你若是果能救得我相公
性命先有十兩蒜條金在此權爲菲敬倘然提攜有路
一線可通定當酬謝千金决不爽約的包哈哈这個只
怕不便領了付個是小意思若出子主見下來重重補
報的唱超生六命陰功大　一點微忱莫非喬包阿喲
是介說起來學生只得領惠了唱包訟接金方思想吓
吓有了泰山壓頂最爲高付那樁辦法包我想此案雖
徑刑廳審實喜得毛公遠去新任未來必從都憲轉詳
始能達部現在都堂方載函乃辛未舉人係劉通政主

考時所中唱必須婉求通政將情訴白只消捏造搆陷
乞恩反坐八个字中唱穩取王兄出獄牢　的確情書
成捏造　理刑偵刻要去紗貂白就是開棺檢驗起來
唱鶴頂傷痕歸髮際白不比砒礵顯露唱消完皮肉骨
成焦　開棺畧把形骸驗　泛泛旁人可混淆介老先
生个法竅想得通而且細心但想房下到劉府里去阿
覺適無私布藥了包这也容易唱元機先要通劉氏白
囑他預先寫下懇切書信唱暗達椿萱風莫搖介一點
也勿差家主婆你就女監裡通知一聲叫大娘娘寫箇
正子信萬一劉府裡人來末方可寄去包且慢尊嫂進
去言談恐防被人知覺待學生寫个字兒尊嫂將些銀
兩用手帕一同包好只說贈與劉大娘使用就命禁子

送進方纔妥當介盖發更好但而無得筆硯末那櫃包
哈哈王兄唱我是文房四寶隨身備　勝把金銀帶進
牢介白个也妙殺哉就請揮介一揮包使得唱頃刻要
言書數句　大娘銀帕就書包　正逢禁子來巡視托
他使用親將劉氏交　從來財帛通神鬼　並非推辭
往內跑劉氏是深感大娘賢且德白開包檢點之時唱
忽見巾藏一紙條曉得包訟暗中使妙機　抵庄冤便
寫霜毫　禁子復命王文喜介白禁哥我是唱一切皆
祈鼎力叨包豈敢豈敢王相公悟搭劉氏娘娘一淘里
人馬即使劉府里無人來招應來拉悟而浪吾里也决
勿難為劉氏娘娘个要長要短拉吾里身浪照應末哉
你們來此已久恐官府下監查閱老管家好生伏侍娘

娘去罷正旦阿喲相公吓你在此好生保重妾身去了
付家主婆吾是聽天由命个哉就有啥說話只消打發
人來張張俉是斷斷勿要再來嗐正旦相公你在此受
苦妾身在家如坐針毡怎忘說不要來吓嗳嗳嗳出
乖露醜要撥別人嚼舌頭个說風流報應唱大娘娘聞
言不語惟悲哭　禁子頻催要出牢　此刻分離情最
慘　叫人難畫又難描　徐氏出監身上轎　蒼頭隨
定後邊跑　此回前探彈詞畢　許探情由在下標

倭袍第六十七回

許探

丑引聞風化　異尋常　蘭薰帶同柳絮狂　掌上奇
珍埋土穴　諄諄慈訓霎時忘　自吾乃劉通政府里一
个抗宿奶娘許婆便是記得三十三歲浪到劉府里來
喂素娥小姐眞正小心伏侍日裡抱夜頭捧把尿把屙
直到梳頭纏腳一塊心血伏侍到攀親出嫁那末个口
棺材抵抵庄庄着落个哉羅里曉得小姐爲謀殺子姑
爺問成死罪拏拉朵監牢裡哉吓苦惱吓唱我是年望
六　髮蕭蕭　身倚豪門將衣食叨　自從小姐于歸
後　滿月曾經走一遭　那知道好花不結團圓子　粉
頸何堪劈幾刀　自吾里太太念母女之情打發我送一

百銀子到監裡去望小姐還有那夫人是唱情關姑嫂難忘却　表意無非參一包吾是心中苦　拭眼梢不知何處是監牢　路上逢人問　衙上曲折趁　到着監門觀仔細　門上頭畫隻大狸猫　封皮紅黜高高貼月洞還堪望內賬介讓吾張張看嚕伯伯得罪侶開一間雜唔亭手巾不脫無情棍　腰下長繫緊鎖牌罪犯親朋來探望　無錢休想牢門開自吹什麼人大呼小叫自吾里劉通政府里个許婆太太差得來望望小姐个雜既是劉府里來个阿有規矩丑吒吾里妮子也做過牢頭禁子个怕忽討吾个便宜拏來丑喝唷聽說子規矩就是滿屁眼笑哉雜哈混帳丑　拏去唱洞中遮進包中物　禁子貪財接了包自覺重若哉唸丑勿輕个要算頭輕腳个哉雜還要加介點丑無得哉下回補罷雜下轉是要補个唷

唱裡邊是鑰透三簧開鎖看外邊是挨身而進把頭搖喝唷日間尚且陰風慘　夜裡還防鬼哭號咳吾里小姐名門閨閣千金女　縲紲初經第一遭正是早遭夫子三分禮　不犯蕭何六律條自阿喲吾里小姐拉朵羅里雜間櫺來丑來哉唱塵埃撲面穿彎曲只見囚徒成羣鍊鎖牢　蓬頭垢面身難動只為手肘長柳絆腳撩都是無知犯了王家法　田園妻妾盡皆拋　一入囹圄難身脫　須知不到最為高雜間櫺來丑來哉唱行來已到蕭王殿　爐內香烟淡淡飄自咦監牢裡也有神道个讓我許个願心介雜可是保佑也來住落

丑嚼倍个蛆唱我是保佑小姐平安離獄底　願得香燭殿前燒雜是个个道理下介末蕭王老爺保勿勿及多化再進去唱重將廂側行將去　却是深藏婦女牢雜是哉倍立一立讓吾開子女監勒介丑曉得哉雜吓姐姐們劉府中有人在此春蘭是那个雜老親娘倍進去說兩句就出來吾是外勢去哉丑就出來个倍去末哉唱許婆走進女監中喝唷唷兩眼昏花冷氣沖只見劉氏身拖長壽線　了環鵠面變形容　長枷短肘身難動　便是鄧都十八重　慚愧見人頭不舉　年尊乳母眼揩紅自阿姐朶勿要怕陌生吾是認得个春蘭吾道是羅个原來是許婆小旦阿乳母丑阿喲吾个好小姐吓啥了到子問搭來介吾好心痛吓唱苦壞許婆扶玉体娘娘是含悲硬咽鎖喉嚨只道是常將乳母施青眼誰想到狂猛偏來探阿儂玉白許婆婆小姐是眞正是苦惱殺嗨丑各位阿姐朶阿好眾到子介个場化還有啥好處丑咳个種苦處纔是倍朶想好處浪來个吓唱老年多淚頻揩拭　劉氏娘娘默想胸　連川正愁人不到　天差乳母到監中幸喜得一封書信先端正　可寄萱堂達父翁　目視眾環俱會意玉白許婆婆唱吾里是好處全無只苦衷丑白咳阿姐倍朶勿要說个種假撇消个話說哉唱少年誰不貪風月　事倒其間盡樂從只不該攀同主母行非禮白拏个位長長大大氣氣概概爽爽快快烈烈轟轟个姑爺唱毒手飛施立送終小旦白阿喲乳母吓我與凶環是並沒有此事

的嗐唱不知前生作甚冤和孽　白晦黑風驀地逢
惡妾浪心欺正室　狂奴有意陌平空白別人呢或有
疑竇乳母是深悉的喲唱奴幼時承受夫人訓　怎肯
無志敗官風　戕命謀夫眞屈事　玷名汚節恨無窮
丑白吓个件事体竟是冤枉个玉那啥勿是冤枉唱聽
訟不會由棘木　理刑巡按蝎腸同為什麼家內老爺
全不覺　甘將小姐喪青鋒　親生好似旁人樣　袖
手而觀心太忍丑白阿喲是介說起來末老爺太太纔
拉朵夢頭裡來唱只道是狠心眞个謀夫斃那曉得冰
結東牆路不通白就是吾老太婆唱銷怪受冤諸妹子
白倍朵纔要見諒吾唱憤憤年高話欠通衆白个是再
勿怪許婆婆个小旦吓乳母老爺太太少夫人在家安

否丑好是好个單差纔認道小姐個事体是眞個了老
爺是唱長吁短歎呼天地太太是痛哭悲呼叫祖宗少
夫人是廢寢忘飡心不悅白吾老親娘爲子小姐末唱
已經哭得眼睛紅小旦白咳可憐不知今日還是老爺
差你來的還是太太主見許婆是不便說唱家主不曾
思小姐只說是太太爲官心跡同本要打發了環來探
望白恐怕勿能知心着意了唱特差老婦看姣容小旦
白老爺怎樣說丑唱老爺不過幾句言寬慰小旦太太
是唱無限悲聲在書一封小旦拏來我看丑諾唱包內
不多黃白物　聊爲使費見慈衷白還有幾兩人參是
少夫人送拉小姐个說道唱本該親自臨監望　無奈
身叨誥命榮小旦这个自然你且那邊坐坐丑吠有拉

里唱寿娥是雖然兩手難開合幸丐尖尖十指尚還鬆
梭傷疼痛權憿忍　含淚輕將書拆封書日母字付素
娥女收閱自汝于歸我心少釋南婁英概誠哉佳匹違
禮因何傷興蜂蝶遽起毒謀不思大辟三木之下何求
不得身禁囹圄痛腸欲裂憶汝聰明未必狂悖汝父寒
心有辭難直雖有怒懷信疑未決倘果虛誣徐圖善策
如屬眞情醫難超雪母髮已班何堪慘切汝心自明亦
可陳說紙短言長但觀淚筆阿吽母親吽唱素娥慘極
口呼娘　止不住腮邊淚數行　不孝命途多乖謬
忍將憂苦累萱堂自阿喲娘吽唱我恩未報三分德
為女先劉一寸腸　罪大百身尤莫贖　即時斷首也
應當　悲哀復把書函視　情到難堪神倍愴丑白小

姐倍且勿要苦若果眞宽枉个末讓我居去先告訴太
太轉對老爺說明白子讓俚出而獻點手段哨浮雲吹
散開紅日　繡閣仍歸玉体香小旦白乳母我人有此
心修成一封書信在此你可悄悄帶回呈與太太觀看
唱要求老爺搭救無罪女　力住囘天作主張　憐念
嬌枝遭大難　連宵就去見都堂不要說女兒深感嚴
親德白就是那王相公唱沒處難將巨惠忘丑白小姐
是老爺个親生女兒若曉得屈陷了無有勿上緊辦个
放心末哉小旦白乳母吓唱奴還有一言囑付你　須
將密札謹收藏　交關六命非通小　重擔千斤要儞
當丑白个是勿消吩咐得个玉許婆婆千句話并一句
說總要求老爺救吾里个性命若担擱兩日末就勿妥

當哉嗐丑倍明白个小姐拉四位阿姐吾就去告訴太
太急救小姐决勿拖遲隔一日再來報信末哉小旦須
要小心这幾錠銀子與你買果子吃的丑白阿喲小姐
個是吾勿要个嗐小旦我已使用殼了不必推辭丑喲
要小姐破費多謝小姐吾去哉小旦慢去哩正當分別
牢頭至　催促婆兒出獄房許婆是流淚頻觀姣小姐
傷心又看四梅香　出監竟覓回家路只怕要攙海泛
龍轉一場　許婆出監心內若且說家內夫人在內房
老旦引懷慮難寬　掌中珠　待秋期難緩白老身哀
氏幼適劉門相公仁傑官居通政致仕歸林喜得子冰
君恩媳又賢孝佳兒佳婦足喜暮年只恨家門不幸女
犯王章毒害增命而拘囚在獄案定凌剮在監待斃好

生傷感人也嗐年將花甲慮全無　膝下佳兒可靠山
媳婦和諭能盡孝　子爲祭酒貴劇班　從來世事難
全美　女被遊蜂浪蝶攀不知是扇聚蚊蚋生毒計還
不知果然失志敗門闌　娘心怎忍姣兒斃只慮着案
屬情眞沒處翻　太太正在愁悶處　巾門忽聽响銅
鑼白少夫人到正旦引堂上奉翁姑　敬甘旨晨昏無
誤日婆婆老旦婦媳坐了正旦有坐婆婆眉頭不展敢
爲着姑娘之事広老旦先人陰隲有虧出此餘孽教我
怎不怨恨正旦婆婆人言未可深信且待許婆回來便
知分曉嗐高年豈可增悲緒　旦白寬懷待信還　含
血噴人隨處有　豈無別事誤相關老旦媳婦吓我想
來或有窺牆事　未必輕將壻命殘　但願你言誠不

謬　雪冤何慮案如山　堂前姑媳相談論只見許婆
走進把腰彎丑引纔離囚禁地　又到官門闌外太太
少夫人老旦吓許婆你回來了丑居來哉小姐是苦得
了泛勿得多化說話纔拉个書裡太太看子纔明白哉
正旦姑娘既有手書婆婆請看老旦待我看來念書貝
罪女書奉母大人安稟老旦咳念自違膝下久隔慈顏
依戀之忱時形寤寐痛夫不幸中道釁分已傷慈母之
懷誓效共敬之操豈意妾僕覬財悉軌虎視搖唇鼓舌
不異蜃樓肆惡捏詞恰符蝎毒半幅羅禁便扭作噴人
之血數行筆據便爲失節之媒巡按肆威刑廳酷虐髮
膚因虛評而傷辱昭代女名節緣豺狐而失羞對云天
肉化形銷本爾未亡之婦身剮首駢豈甘無罪之刑回

憶簪纓門第貞白家聲自翫寃女呼天豈乏霜詞解網
俾得憫念拘囚慈心救援疾鳴都憲稍借人情肅振烏
臺略資虎勢要陳捏造構陷之詞保貞節完全之体佑
求椿庭懇求萱達女糜身百体恩復何酬聊存一息以
兒兩姓先人之面耳嫂氏並此佈懇恕不分啓百拜和
淚書哭介阿喲兒吓原來果眞寃枉怎不令做娘的中
心如裂也喲兒不幸　遭異災　嚴刑弱質怎能挨自
阿喲兒吓喲做娘那曉眞寃枉迺道是年少胡行欠主
裁　你父咬牙終日恨　何曾想到把屈情排今日里
見書方曉其中苦　悔把婆兒遲遣來丑阿喲太太吓
小姐是干吓萬囑个嘢喲求老爺不可多担擱　連即
伸寃將生路開　連夜陳情鳴大憲　超離羅網伏烏

臺正旦吓婆婆之事已在燃眉須得公公出力纔好老旦如今是斷斷不可遲辦了唱命許婆相請劉爺到那好通政愁聲嘆進來外白咳呵呵呵氣死我也老旦吓相公外夫人媳婦這是那里來的書信老旦方纔我打發許婆進監探望女兒他寄這封書信來家相公請看外呀呸這樣傷風敗俗的賤人死有餘辜看他則甚丑阿喲老爺小姐是寃枉个嗐外多講老旦阿喲相公吓妾身向時半疑半信如今看那是唱眞屈陷 不差毫可憐無罪入囚牢 兒遭大難爹應救莫非你甘把親生剖萬刀外白阿夫人下官豈不知親生骨肉只是這个賤人因奸謀壻玷辱門庭我恨不得立行手刃何暇他顧宏唱不知是祖宗那代傷陰德 出此狂淫把內則撓我是閉門儘受人羞削你難道舐犢居心不怕嘲正旦公公且慢動怒媳婦看信內之言似有屈抑還請排解才好老旦相公你看了纔知明白吓丑好嚷老爺看看就曉得小姐个苦處哉外看與不看呵呵只怕總歸一樣的唱超羣略把書箋閱自妾僕覬財悉躭虎視唱內中委實動蹊蹺老旦請看下去外半幅羅襟便作噴人之血數行筆據硬爲失節之媒唱顛頭澈底從頭看 不意心中也動焦摸耳搔頭思就理早難道狠心妾僕弄奸刁丑老爺太太倍還勿曾看見小姐朶唱雲環亂 玉容憔 手扭長枷鎖鏈條 眉間減却春山黛 頰面新添珠淚拋自四个阿姐朶是越發難看唱憂思哭泣無歡笑多應是頭不梳來面不潮 若是老

爺勿肯當心辦自小姐搭了頭杀死子也罷哉可惜老爺堂堂門第因寃屈之事哨混把頭皮牽動搖外白這也說得是老旦阿喲相公你到底作何主見外呵呵我想女兒素性原箄不得端莊靜一老旦怎厓外呵呵夫人媳婦吓咱那守貞二字終難保　中媾之言屬混淆止不過謀害南婁情未確料他是毒腸未必並鴟梟但不知二娘王六何仇寇　海市蜃樓興波濤早难道仗孩兒有意吞財產也須總是刁家繼續祧　遲早依然歸此子　何須諱狀按巡僚　若云王六年將邁　何事平波浪反濤老旦相公這論不得唱他是家主身亡留少艾　乘機便把暗鎗桃　只圖自己肥囊橐　那管他人血濺刀故此時箭先施傷主母　潛剩王氏小兒

曹　計就破虞先滅虢　唇亡齒必不堅牢外呵呵是吓夫人此料甚是但童理刑招詳已出案定難移这便怎厓處老旦相公这有何難唱我家閥閱聲名顯親戚都會掛紫袍　三府刑廳何足慮　即鳴大憲好翻招丑好嚷太太說來勿差撥一个天蓋地拉里使使勿怕勿翻轉來外你們不要喧嘩待我想來唱烏紗頻整團圞步　忽地思成計一條日吓夫人下官想此事果係虛告却也不難現在本省都憲方載函乃是我的鄉榜門生若將案件相托必然力辦唱怕只怕通奸果把夫謀死　無益還愁作話嘲老旦即有此事相公不用憂疑速行爲上外但願如此便好許婆丑老爺外傳話出去差劉福速備舟船發下行李連夜上省不可遲

誤丑是哉唱聲傳外宅家人去　卽僱行舟建彩楫
行李鋪陳齊發下　安排公服正冠袍　夫人再四將
情屬劉通政惜女存心不憚勞　況且傷風關面目
惟圖實罪立時超那曉得多年訟棍花言聲　千載狐
狸善作妖　述誣說信劉通政　聽說官情下回標

倭袍第六十八回

說情

外引亭臺舊素志高揚　林泉退隱　膝前已有麟趾
女陌飛灾　速問都堂剖示白下官劉仁傑只爲女陌
囹圄招認鉄案已無救援之心惟有呼天之限不意許
婆探獄帶轉手書內云寃抑之由頗動東萊之感現在
都憲方載函鄉試師生情非他比爲此駕舟來省囑彼
立提家人們有船行至那里了雜前面省城已近就可
停泊了外脩轎伺候暗劉通政　暗思維　這謀殺寃
由原動疑　伉儷豈無留憐處　琴瑟忍使飲砒礵就
是那南娄英概非凡俗　何日癡心忘結褵　識字由
來明律例　知音料不踈危機只筭花前月下情腸斷

不過是濮上桑間方可欺怎便說謀夫迷意遭刑戮
立案如山豕不移自童文正吓童文正唱你凶厲只應
他處使 怎將我女斷凌剮那怕你蘭臺骨鯁聲名顯
今日里旭定招詳任要離 腹內沉吟船泊岸 立行
乘轎整威儀 家丁名帖藏中袋 隨轎須將跟馬騎
入城轉折無多遠早見那巡按轅門光耀旗 一帶軍
兵簷下立 兩旁將吏立東西 轎近轅門無阻隔
巡捕趨上問端的 付白老哥請問是那位老爺的轎雜
我們是襄陽通政府劉大老爺親來拜會名帖在此付
請少待唱 持名帖 入內堂 鞠躬眼看宅門旁 趨
見堂官把名帖遞 堂官入內見封疆 方爺正把批
詳閱 低首拈鬚鑷押旁 末甘州引憲署絕喧嘩 文

武兼巡察 丹心一片答仁君 全省謨謀大白下官
方載函辛來稟人聯捷兩榜官從部屬超擢封疆喜得
官聲播著民安物阜得以徐圖政治毋庸拮据官方誠
昇平之瑞也唱下官是幼年勤讀在芸窻 家世流傳
翰墨香 喜得春秋聯及第 聖恩優渥異尋常 西
湖巡撫當衝任 惟有丹忱答上蒼 連日屬員多晉
謁 今辰閒暇閱申詳 撫憲正在顛頭想 忽見堂
官稟事忙 外白稟大老爺襄陽劉大老爺拜會名帖呈
上 末白吓劉太老爺到了速取公服過來開正門迎接
淨吓吩咐開正門衆吓唱一聲吩咐人齊立 冠帶方
爺接出堂 暖閣同登臨內宅 師生禮罷點茶湯
偏正略坐寒溫敘 延進書廳要堦簷正所為投契不

妨情倍哀　從來禮數出官場劉通政事關風化言難啓　口帶欲吁神暗傷　嘆聲連次呼賢契　疑惑都堂費忖量末白請問老師有何正務降臨省會外白呵呵賢契老夫是唱林泉此宮安閒樂　子在朝中伴帝王　只道餘年無別慮　那知禍事近蕭牆末白老師歸林已久世兄現當寵任甚宏禍事呢外一言難盡唱我家庭原屬無他帶末白莫非是遣累老師外唱貽累奚堪訂鸞腸末白莫不是朋友相托外白朋友業經連拒末白敢是親戚相關外唱咳誠哉親戚犯飛殃末白什麽呼外唱堪傷只爲親生女末白世妹于歸誰氏外唱刁姓城中巨族揚末白叫甚名字外唱名叫南娄身已故末白住了莫不是因那那外白是是是吓末

唱有關名節涉門坊白老師門生觀各處保文中見此案乃童理刑所辦不意就是世妹這情節却也不小唱怪不得老師會結眉頭皺額　事出非情異反常白但想世妹是唱家訓夙然從幼熟　何來浪蝶敢窺牆白不要說書香巨族就是桑門蓬戶唱也曉得謀夫律定凌剮罪白世妹是知書之人唱豈有反把齊眉令坦傷白若說是虛誣的唱証見雖然無別寶　判詞句語甚鏗鏘能不是莫須有疑案早难道果有其情罪合當外白呵呵賢契小女賦性總顢頇諒不至此若是小過微瑕老夫也置之膜外今乃凌剮无妄名節攸關焉能默默唱想必是小妾挾嫌成員錦　帮扶惡僕覬田房　計就狠心懷蝎毒　無中生有害紅粧白就是書信血彩唱

何難捏造爲憑據　六命相連太不良自況且嚴刑之
下男子尚難拚忍何況女流唱屈招希冀延生命　暫救
燃眉昧後殃自老夫不揣愚昧細想其情尚有不符之
處唱故此發舟親自報賢契自現在巡按未臨生死交
關盡援賢契之手唱好生之德仗都堂自就是乃童文
正唱西台空有虛名譽自據老夫看起來唱偏見嚴刑
欠主張雖然貶謫仍然懷固執堪抹去愛民如子學循
良自望賢契速震雷霆網開一面不惟老夫銘德就是
合族縉紳孰不感佩唱超生拔死陰功大　要看師生
薄面麗末自唷唷唷老師說那里話來門生不過爲理
刑審實招語分明故而疑想若是眞有屈抑唱豈有縱
惜黎民意　肯使無辜刀下亡不要說保全情面周師

誼還可以折獄無差名姓芳就是鐵面理刑難滅法
糾參立即奏君王末只怕法允情輕無遮蓋　我與老
師彼此盡無光　徒施周折成何濟　文正網言難下
場外自賢契老夫想來總有別情那謀斃一端決然有
假只求親提一訊理爲立辨矣末自老師既諄諄見委
豈敢藐視左右過來有末即發令箭一枝賫至襄陽弔
延貴等通奸斃夫案犯六人并原告抱告血衫情書來
省待本院另行面鞫不得遲誤爭稟大爺京詳已備怎
生邀轉末想敦禮之女末必謀夫只恐一紙情書置六
命於重典恐有屈抑即着該差所將案卷交出毋許違
逆爭吓唱堂官傳諭須書吏　重案登時捺住詳　迅
速差官持令箭　立行馳驛赴襄陽　劉遍政深感都

堂德　囑托連聲心要當　赫赫都堂稱領命　華筵
早已排書房　三盃酒後忙辭別　慇懃相送出都堂
劉晷把愁腸放　靜待佳音書帶慌　理刑只得提原
告　着急貞靜刁門王二娘　托孤下卷再商量

綴袍第六十九回

託孤

付淨引莫言當役心腸狠　慈善須防累及身自我乃是襄陽衙門一名皂役施恩是也前有理刑廳承審王文劉氏謀夫一案已經審問明白六名人犯發下縣監禁不想都憲大老爺爲因情節不符檔下鈞牌親提覆勘昨日廳差賫奉牌票協同我向刁姓行至原告王氏抱呈王六今日解往轅門候審唱非我無情把原告欺都爺提審有疎蹊蹺　恐防王氏心中懼　王六年蒼畏是非倘然旦夕疎虞生不測我与廳差干係若何許自因此將王氏王六唱暫禁監牢收管住自並非瞞官作弊唱省些跋涉保身軀　當心等候廳差到　把犯人

交明免是非　旦恩暗想身行出自走到子頭門口唱
兒婆兒流淚苦慘悽自吹你這老婆子這里是公門中
進來何幹還不出去丑大阿叔勿要嚷我是刁府里櫺
王六個房下要望望二娘娘了來個勿知二娘娘來衆
羅里介淨吓吓要看看二娘丑正是介淨諾諾那邊
監內去看望末便了丑那櫺那櫺我里二娘是原告啥
了收監介介淨這是大爺的主意非干我輩之事丑唱
王婆埋步朝西去　陣陣心酸揩眼皮　到着監門來
叫嗔　且請王氏二娘娘正旦娘子引黑獄悲風苦雨
青霜孑影孤形　已作屍灰重見火　纔覩紅日又逢
霆　可憐難再生詩白風雷驟震胆驚寒　不到黃泉
淚不乾　末人可能留一線　好將襁褓勉流傳白妾

身王氏自與大爺伸冤理枉劉氏承招王文定罪正喜
快睹青天大仇得報不想都堂褒提覆　度理揆情必
是劉家的來意公差如虎將妾身與王六共下囹圄脩
文起解心慌意急忙携四歲之嬰孩地覆天翻徒費數
年之心血喝唷兒吓非是做娘的硬心腸帶你入獄同
受羈囚也叫出于無奈嘆唱傷心慘切的二娘娘　懷
抱嬰兒坐獄房　兩鬢鬆蓬雲亂挽　雙眉緊促意彷
徨　流珠淚　看兒郎　苦塞心頭面似霜　未識此行
凶與吉　悲聲切切想衷腸白阿呀劉老吓劉老吓你
兩榜出身非末訥　因何情理不推詳　劉氏承招情
已實　王文親筆具當堂　四蘭公案無他異早难道
還有疑裡在暗內藏　不教之慈該自省　謀夫按律

命該償　臭名已出無從泛極應該縮尾藏頭保面罷
怎這般詆犢情深違禮法　反將家醜去訴都堂　希
圖接木移花策　眞事改成曲事詳我也知明擊泰山
身必死　已拚一命赴刑傷只是你居心太狠非無報
少不得有日雲開天理彰　重占命　更淒涼　略整
衣襟又忖量想到那西府刑廳無枉法　聲名久已震
襄陽早難道清官也懼劉家勢　奉命而行竟沒主張
欲報前程忘德政　忍將無罪禁牢房我是鴻毛微命
無關係只可恨海樣的冤仇無處彰　四歲孤兒將誰
托付　寸心難免斷肝腸自阿呀親兒吓做娘的指望
沉冤超雪撫你長成接續刁門香烟顯我一番苦志唱
闡揚貞節將芳名顯　不枉煢煢作未亡也便那地府

冤魂堪冥目　九泉佑子顯門牆如今我劉頭利害官
相護　螳臂車輪勢莫擋　瞞昧必思加反坐　傷心
難免裹隕陽自就是王六這老家人帖滿胸忠義歸烏
有　熱血淋漓要滿滿腔　空向烏臺呈原牀只落得
鬼頭血刃送年蒼辜負了金蘭情重的毛巡按　作弔
私行哭孝堂只道是冤情從此堪超雪那曉得投鼠加
添兩命傷　痛碎心窩頻頓足早來了管家婆子探牢
房　男監探望夫君休又來到婦女監中望二娘　禁
子得規前行道　老婆兒帶哭便聲揚丑白咳濃霜慣
打無根草　巨浪偏衝漏水舟吾王婆活子五六十
歲安安逸逸个死拉家主公手裡子末也罷哉吓羅里
曉得喈天不佑　家主亡偏有乃傷風敗俗的大娘娘

結識王丈生毒計　擅謀家主吃砒礵白吾里老老是
唱受恩應該伸冤枉況且是血肰書名有二娘　喜得
理刑童四府自審明白子个一案將唱通奸人犯下牢
房　正當主僕寬心處白再勿殼漲劉通政个老烏龜
唱欲救姣兒泛禍殃　上憲差人提各犯白童理刑个
戎囊官府拏吾俚二娘娘搭老老兩个唱反坐雙雙要
法場老老呪爲主損軀心不怨可惜那柏筠操守的二
娘娘　堪恨老身將入木　仍然要做活孤孀白方纔
去見子俚也唱並無言語相訂囑單說道要保官官免
灾殃咳事到臨頭無可奈　既遭苦難少排場王婆是
嘮叨帶哭難收淚　禁子高呼王二娘白吓王氏你們
老婆子在此看你旦嗄敢是王六媽媽厓丑正是王老

親娘牽記子娘娘勒來張張个唱主僕悲聲同喫應
相觀彼此各心傷　禁卒旁邊忙囑咐白你們悄悄言
談我出去查問一回便來開放唱不宜多事沸聲揚丑
白个是吾老太婆曉得个　這就是了唱吩咐完時身
出外　娘娘哽咽告年蒼白吓媽媽你從監外進來可
知提取犯人消息究竟如何丑阿吓二娘娘吓唱吾是
驚心胆　碎肝腸　打聽無由知細詳　一念丈夫並
主母所以未誠心相探進監房旦你丈夫怎厓說丑吾
里老老是唱焦心好比癡心漢　覆審惟愁吉變殃
有累無辜賢主母　牽心不捨甚徬徨旦嗄你丈夫也
爲着官官心中焦慮厓丑那說勿心焦唱官官尚未知
人事　四歲的孩童怎撇娘娘白只怕都院徇私加反坐

勢成倒海與翻江　奸夫淫婦輕輕放　忠義的人兒要受殃白若准子个條路是唱兩條性命俱難保　無靠的官官也要亡　刁氏香烟難繼續　躊躇委實問良方白所以叫吾搭娘娘商量唱萬全之計須當出主母高明有主張　說到此言添鬱結　含悲王氏淚千行白阿呀媽媽吓我也曾想到此番吊審少吉多凶我與你丈夫是唱前生注定遭冤死　度理揆情命要傷　可惜官官年尚幼　伶仃孰肯念先亡白我左右尋思別無他計唱與其死後拋兒去　莫若死離保後殃　乳哺不消多費力止不過三飡茶飯要調獎只是我眼前少有親人托　誰把程嬰杵臼當　心腹相知惟媽媽白我意欲托孤與你就有甚禍事唱臨刑也可放心傷　痛心嫦婦含悲告　年老婆兒拭淚汪白二娘娘方纔吾里老老也搭吾說過个恐怕娘娘傷心了勿敢告稟唱既蒙見委當從命　犬馬應該把德賞只是我年邁齒衰精力少　惟愁不久見閻王倘能句平安主母仍歸宅　數日之期任可當　祇怕桑榆催晚景　雖然受托要無恩光旦媽媽你年雖花甲精力尚好只願儞唱才心不負孤兒托　忠義居心靠上蒼撫得嬰兒知世事妾身是九泉保佑你休休安康　婆兒顛首低低應白既然娘娘託子我末唱敢不扶持保吉祥娘娘是哼哼相托觀龍虎只見你兩眼睜睜看着娘手扯衣袂頻頻跳　啼哭之聲絞肺腸旦合喝唷兒吓你敢自知道做娘的將遭大難不捨生離故而這般啼

哭可曉得做娘的禍在臨頭不能勾兒你成人長大了
啼唱離褓褓　實慘傷自做娘的是叫出于無奈要棄
兒郎　懷胎十月担辛苦　乳哺三年又降殃自喝喳
兒吓唱我看你唇紅齒白容顏好為甚広纔尅爹爹又
尅娘　二目聰明分黑白　雙垂兩耳福壽長　他年
定可把書香繼　金榜揚名拜帝王可恰我薄命不能
親見子　遭冤等不及顯門牆　自來日夜難離母如
今兒不得分離各一方　嫗老焉能重哺乳只好粉糕
臘粥筭瓊漿　三更不可聲嗚咽再不可與你重披錦
綉裳　娘在監中兒在室　莫將小手摸胸膛只願你
無災無晦無關煞　知文知武知細詳　好報冤仇伸
夙恨不枉我一番心苦撫兒郎咳如此嬰兒知甚事
空將慘面對兒龐　娘娘說到傷心處　兒見悲啼哭
叫娘丑白咳娘娘小官官年紀又小伊說勿來告訴俚
也無用个種哭法必然亦想着子奶奶了再撥口俚吃
子拉讓我抱出去罷旦是唱娘娘是玉手解開喉衣紐
衣襟鬆處露胸膛　尖尖尖乳入親兒口　低首還將風
目張那曉得天性相關本知理　官官半滴不能嘗表
自个奶奶頭推子進去亦吐子去來兩隻眼烏珠射定
子二娘娘看个勿住旦喝吓兒吓你敢是知道做娘的
命在須臾不忍吃乳広喳悲聲暗會的刁龍虎　好像
顯頭甚着慌二娘是歎好酥胸重細看　周身撫摸愛
難忘自阿吓兒吓唱你總然善貼親娘意可曉得此後
難將乳再嘗只怕命內不該招子息或者是兒曹八字

要尅參娘故此送般反反覆覆多顛倒　定案重新又
泛詳　哨咋愁人聽不得　王婆催促要出牢房白二
娘娘吾進來子半日哉只怕要來催快哉有啥說話快
點吩咐子兩句担擱勿仔个哉旦阿喲媽媽事在愴迫
還有句要囑咐你丑有啥說話快點說是了旦目下都
堂覆審若將我們反坐之後那王丈劉氏與凶个了頭
儘可逍遙事外他們見禍事平安必思斬草除根害着
官官性命你打聽我定斷之後咱家中切莫安身住
早作飛禽天外翔　錢鈔金銀家內有　早慮遠害住
村鄉　安排未雨綢繆計　若到臨時就難抵當丑白
个是吾纔曉得个勿消吩咐拳官官過來讓我抱子出
去罷唱娘娘此際心如熾　噎住咽喉痛斷腸　再看親

兒重撫摸龍虎是亂跳雙足看娘娘免冠得交付王婆
身跪倒　婆兒還跪到心慌白阿呀娘个是折殺吾
哉叩旦媽媽我不拜你別的只爲着唱刁門香火全憑
你　接續惟留這數歲郎　故主南婁親骨血　千觔
重擔你承當丑白是哉是哉吾老親娘受子二娘娘个
一番託付末唱留神刻刻將官官扶養日夜關心把小
主養　老命一條希什広罕白就算老老有啥勿妙末
也只得唱勉延殘喘過時光　斷然不負娘娘托　只
盡忠心聽上蒼　正在難分難捨際早來了守監禁卒
步叟忙净噲老婆子堂上老爺要解各犯連夜赴省快
些出去罷唱王媽是懷抱官官忙動步娘娘是牽衣還
要看兒郎　龍虎悲啼聲不絕　王婆會答更凄涼

禁牌催促難遲緩他們是好比鋼刀生割腸　母子分離言不盡王婆是身担重任進門牆　要知翻案情由事　下一回書中另出場

綉袍第七十回

見都

外引尾犯序折獄尚公平　已定招詳　何從改正

財勢薰天　總難移錚錚詩白只賦冰霜性　惟存愛青腸　魚頭原尚直　斷頸不能降白下官童文正骨鯁天然堅剛自得前承毛按台見委通奸謀夫一案下官力却人情判成鉄獄庶幾不愧隱獄無忝厥志不多勢能挽回力可通神昨日詳文駁轉道知禮之女未必謀夫只憑一紙情書未便輕傷六命下官細細想來雖都憲格外之仁實劉通政鑽謀之巧現在差官提犯覆訊另行批奪我想此事吓唬奸情往日已勾通　熱血迷心忘上穹　淫慾亂懷藐法律　奸夫淫婦共行凶

情書鑿鑿堪爲據　羅衫斑斑血累紅　活口成供無別竇　並非捉影捕虛風　憑他上憲親提訊我是執法何愁理律窮　但想交犯解省倘被都憲喝徇縉紳網開一面兇犯幸全平人反坐下官摒棄前程邦也無礙只是唱冤魂地府長飲恨　節義當灾命枉終　爲此弔齊各犯與差官一起到省唱面見都堂陳就理絲毫情面不能容總得个保全節義彰風化　天地仁慈一樣同　自來此已是碼頭該役過來有速創脩轎和差爺一同上院呀唱役遵官命忙提轎　差役謙遜駕青騅　軍門已到歸賓館　稟謁先投巡捕通　堂侯立傳交令箭　差官搶步入庭中　彎腰折膝參都憲稟覆刑廳自解供未唉本都院並沒有着他來省怎麼

擅離職守却也糊塗雜稟大老爺童爺說此案交關重大必得面陳所以星夜來轅未自吓他道案情重大難道本都提錯了麼傳諭本都既提案犯自能秉公審辦着刑廳交卷即行回任是唱遵鈞諭　往外來　童爺正服立轅堦　差官執揭交巡捕　巡按如飛下月台付自童爺呢外有付大老爺吩咐說既提案犯自能秉公審理速交案卷即請回任不必面陳外吓大老爺是這般講付是這般說外拜煩傳稟說卑廳既已來省必欲出堂一見以便交卷付大老爺吩咐過了那个敢再傳不用見罷外吓你不傳稟難道本廳便將案卷交與你不成呵呵也罷待下官親自擊鼓咱頃刻鼓聲三下擊　巡捕不敢再延挨　如飛入內會堂侯　瞬息

傳呼把私宅開付自着該廳伺候老爺陞堂了唱吩咐
刑廳方靜候　忽聞吹打役戎裝　中軍書吏登堂立
踱出封疆坐法堂　未上引政務悉精明　目閱手批
何曾留頓雜中軍叩頭未傳襄陽四府刑廳進見付下
童爺大老爺傳見外有勞付不敢襄陽四府理刑廳童
爺進見唱兩旁呼喝應聲高　搶步刑廳到滴水寮
呈上原文忙謁見　三恭免字邸無淸末自貴廳外大
老爺末本都細閱刁劉氏私通王文謀斃親夫一案于
禮不符故此專差提犯覆加嚴審貴廳只合卷交來差
何得親自到省擅離職守外卑廳稟上大老爺那情節
顯然招詳細悉末識有何疑竇致勞大人弔案覆訊外
本都想劉氏乃名門之女何至傷風敗俗卽有其事亦

決不忍下謀夫毒手況且王六王氏同在一家豈無預
期知覺之理若果有風聲何待卑妻閉靈之後方纔控
告貴廳只憑一紙情書徒傷六命本都從原情起見唱
理應弔犯親提審　曲直分明達憲曹　何事貴廳懷
執見　反嫌求庇故吹毛外自大人通奸之事富貴俱
多因其衣食無憂故而耐心淫慾達則齊女姜近則魚
元機此等婦女深通翰墨一涉魔關焉能敦禮防傷風
豈必皆愚夯　敗俗尤多出宮豪　魂落知音施毒手
心迷斷不念明條自若言妾僕二人叫心寒劉氏威風
顯　投鼠須愁器不牢　忍辱蒙羞應有待　雲開見
日鶴鳴皐末白唉貴廳你這句話講差了通省之中各
屬官員儘有如果屈抑就是本都案下也可首告難道

毛巡按便能爲民鋤惡本都就瞻徇人情豈之不問広
呵呵呵唱可見你只知趨奉毛巡按　案卷爲難不肯
交　殘忍問成立決罪　酷刑怎得保紗貂自你讞衆
首從情書本都想他們既敢謊告唱何難揑造爲憑據
你就將校梭並加任意敲　鍛鍊成供詳本院　抵住
詔擢品加高自呵呵呵不是本都呵唱親提若有私毫
獎哼哼你送四府刑廳就動搖　糾參飛本連霄出自
貴廳總憑你唱京謫的西台也難阻撓　數言惱了童
爺性呵呵大人休將童某覷如毛自大人刁王氏主僕
控告在巡按台下卑廳奉法而行據供定斷若大人有
所批發亦必鞠躬辦理豈大人與毛公有何區別如今
接到鈞駁若非面見台顏斷難了事唱所以同差趲到

崇轅候　衙門軍門把卷交　誰料大人反拒絕莫不是
有心附勢要翻招自並不是卑廳任性唱那情書一幅
眞憑據自大人若不信唱只消面書劉氏對尖毫　獄
歸平允無他謬自就是覆訊唱只怕人命相關也難混
淆自就是卑廳呵唱半世桂姜存辣性　一盃清水飲
湘濤　批鱗不怕雲陽市　理直詞眞胆不佻　孤立
不須朋黨助　矛身砥柱定江潮自卑廳看大人的意
思唱莫非誤聽旁人話　有意故將命案叨只怕爵貴
不如天理貴　官高怎似日碑高這兒句剛方正直言
如鐵　說得都堂動暗焦末自阿貴廳並不是本都有
甚私意只爲毛公遠去任在本都若不細察其情將來
部駁更多周折況那劉氏唱父兄年誼皆居要　暗裡

留神心自操　達部必然多措謫　必須定案要堅牢
外白卑職乃事悉隱微倘部中議甚失入之罪卑職願以一官相抵斷無遺累唱黎詳總不離原問　過慮閒愁且請消白若有書衫難據唱還可立刻開棺重檢驗白倘然病死之屍卑聽原告供甘反坐唱爲民爲國没虛嚣白諸犯現在望大人速將一訊清白立見唱明鏡不因屢照暗　冰心正可鑒秋毫　童爺倘方爺想且住我疑還愁難任勞倘或公庭審究無疑竇　這鉄面官兒要獻嘲　既弔犯人難默默且老師反要怪情扇白這便怎麽處唱口内吱唔心自忖呵有了則全叨處計周遭白吓貴聽外大人末本都惻隱之心反被貴聽認爲附勢今日是是非非總難力辨方纔貴聽自認

開棺本都即當委員協同貴聽帶犯回任將屍一驗可立定矣外大人既實心勤政不知委那位僚友協力末長沙府吳秋江素得民心訟獄敏練本都就委他會審末知可否外大人卓見無不允宜卑聽連夜回任料理一切恭候吳府尊到時會審便了末全仗用心過來有長沙府吳太爺稟見來省尚在公館你將此種案卷并賫腰牌一道送往吳太爺公館中交代即行繳覆外吓外就此告辭末請唱三恭退出童文正　捷速登舟重建旌　回至襄陽忙倫辦　澄寃心切不辭勞　都堂退坐重頃打　心頭暗暗讚賢僚白呵呵好刑聽吓好刑聽唱果然膽直無情面白就是下官見了他唱也覺坐長神動搖白老師吓老師唱眞假全憑問棺驗　死

生頃刻就分標　委牌已屬長沙府　抜萃能員事可
包　只聽佳詳來一角　師生情誼始能包　都堂也
覺增憂慮正不知會審如何可占標　見都罔任情詞
畢　會驗奇文下卷標

倭袍第七十一回

會驗

生引鵲橋仙官居玉馬　朱旛榮濂　任莅長沙保障
超生驗死奉封疆　願平恕悉歸無枉詩自少不名登
金榜榮　才高幸入翰林叢　上遊契重名偏遠　藩
臬超遷轉眼中自下官吳秋江兩榜出身散館歸部歷
任主事員外今銓湖廣長沙府喜得上憲垂青黎民誦
德前奉都院委牌命下官協同童理刑覆審王文刁劉
氏一案驗屍定奪內中詳敘來由是屬下官救拔劉氏
之意但不知眞假如何難以決斷為此即刻抵至襄陽
納定今日就在刑廳公署會審眞一樁大案也吩下官
是勤心為國志誠虔　作事端詳法聖賢　深感都堂

加獎勵　業經保舉待補鉨但是那理刑折獄從無謬此案因何主兒偏早难道都憲密用人情托　有心委我暗周全自也罷唱我且經權並用隨機變　臨密詳情再斡旋　胸臆預將分剖定　役廳簇擁往憲廳前人坐轎馬加鞭　聽事飛將消息傳　四府童爺忙出接　打拱遜進敘寒喧外白吳太爺請生不敢童太爺請唱他們是不相統屬行賓主　彼此無非講套言香茶用罷收盃盞　抱卷刑書到案邊但是正中公坐長沙府　旁側刑廳略帶偏　滴水招哥排小桌　眾多衙役跕簷前　三聲么喝陞堂坐　該犯花名就唱宣　點畢照單無缺到　吳爺而側略擎拳白童太爺外不敢吳太爺生小弟雖蒙憲委但此案太爺原問還

請先訊外不敢因本廳定斷有疑故勞太爺冰鑒何消遜避生如此有佔了外正當生帶刁王氏雜帶刁王氏正旦太老爺在上刁王氏叩頭生刁王氏通奸毒主滅倫傷化一案是你原告広正旦是小婦人原告生哼哼好个原告據僮狀詞家主在五月中身故九月中得書既知家主冤亡極應拚生速控何得隱忍多時然後呈告正旦小婦人正欲伸雪因劉官勢焰非常門生故舊徧滿州郡因而含忍至今總敢伸洩生吓是懼劉官勢大而止这就是疑竇了你道是劉氏勢焰聲氣相通怠不慮及毛按台循私反坐么正旦太老爺阿小婦人想毛太老爺南北殊途欽差新任若再錯過乃蒲官恐無機會是以不避水火拚生奔告唱幸蒙批發青天手

澈底沉冤已辨明小婦人偷生爲把孤兒撫不然是早早捐軀作雉經生呵呵到也講得干淨本府問你那案中是何憑証正旦情書生傷處呢正旦汗衫生証見呢正旦死後伸冤無從見証生唉証見既無那情書血衫何難捏造唱決是你欺凌主母爲人懦 誤佔家財要獨自吞 狠心瞥架無天禍 假節佯忠把謊狀呈正旦阿呀太老爺吓小婦人一片血忱並沒有絲毫虛假的那情書是王六所拾血衫是蕙蘭當憲差之面在劉氏箱中搜出何能捏造唱憲天踏勘親查實 六犯廿將大辟承太老爺一路福星人羨仰 莫非劉官又通情小婦人是螻蟻反坐何妨礙片痛那雪案重迷夜霧昏生呢好个利口的婦人皂白未分就敢汚衊上官顯

見是个刁惡之婦梭起來雜吓唱一聲答應排刑具旁案童爺吩咐停外且慢生童太爺你道小弟監刑恐翻案么外卑職怎敢只是不酷不濫矜惜下民方爲上理與其拷打成招莫若和平得實生童太爺你有不用刑法就可取供的妙用么外卑職有此審法生如此請將問來外帶劉氏上來雜帶劉氏小旦有唱娘娘開口應聲娘他是刖曉嚴親向都院超 因而轉發長沙府人命親償穩可消 得意洋洋臨案下 娘音滴滴曲纖腰自太老爺在上小婦人劉氏叩頭外劉氏眞實已無冤屈幸蒙都憲好生之德該委吳太老爺與本廳再行會審如今公庭之上你須再敘情由好待回覆憲台另行裁奪可能寫字否小旦小婦人雖經梭指今略全

可況死生俄頃敢不細書以脩轉詳得起徵命外既能執筆該吏打開刑具付文房四寶就此寫上來小旦謹遵台命唱開手肘　去鏈條　竟近招臺把筆墨標刻氏是一心只道超幽獄　纖手忙拈七寸毫不過證沉寃誣陷囚王氏　妾僕通謀把產業饕　被樑不能經煆煉　嚴刑無奈强成招　全憑大憲分眞假　結草銜環頌德高　呈上童爺鋪案桌　呵呵冷笑向頭僚自　吳太爺請看那紙的筆跡與那情書比對可有纖毫不同宏唱豈非立把疑團解　送與台翁法眼瞧吳府尊　凝目細將雙幅視　果然筆跡並無淆　看來覆審成虛話　善念都堂枉費勞　劉氏堦前容失色　豈知童爺使暗刁　分明套寫眞憑據今日里筆書相符生

莫逃　懊悔一時錯主見　一揮立就仗才豪　吳知府此刻難遮庇自童太爺據本府想來唱內中還覺費推敲外白鑿鑿可憑還有什宏屈陷難道必要把仲寃理枉拚生仝義的原告嚴刑問坐纔算了事宏生童太爺又來講迂話了那情書只准得奸情一面那毒夫謀命尚無實據唱捕風捉影偏成案　不驗尸骸太逞驕自古責人先責己　休將書中句語毒害顯然故而此不必開棺可以定案後因上憲提審卑廳見都之時明曉其中必多曲折須要稟過開棺倘有虛誣盡歸本廳抵罪今各犯俱在就同吳太爺同往一看便知分曉唱無煩口舌同爭競　眞假惟憑一刻明生白既奉憲

委自當陪往　丑白阿吓太老爺招詳已定爲何又要慘及骸骨望賜矜全德同再造外正爲上司嚴駁非驗不明休得胡阻生王氏不欲開棺顯見情虛了　小旦夫遭不壽而死怎忍動搖枯骨望太老爺俯從爲感生劉氏你一毫生路全在此舉本府與竟爺是咱辦案公平供不徇　豈將無罪置囚牢　白速即帶齊犯人就此打道　衆喂唱王氏傷心夫檢骨　娘娘恐怕洩根苗禁不得二位太爺查澈底　駁明始可達刑曹雜請二位太爺陞轎　衆喂唱一聲呼喝下堂堦　衙役忙將執事排太守刑廳同坐轎　威嚴赫赫出轅臺鳴金向道問前路　皂快軍牢齊吆來　嚴刑六件隨身佩　旗傘戟筒及硬牌　長街短巷收衣服　百姓聞風擠擠挨雜

白四老官阿曉得王文劉氏个案又翻哉嗬　付那介泛法雜童老爺詳到都堂都爺說劉氏娘娘是鄉紳人家小姐況且又標緻拳里粉嫩雪白个頭頸放拉桑刀浪去殺覺得罪過相所以委吳太爺下來開棺檢驗若是假个末六家頭立刻出罪　付若是眞个末也有道理个柳號兩刀限滿責放淨吓便是介斷法怪勿得做子都爺　付那个淨殺末無趣相柳起來好讓大家看看劉氏个面孔那儘好法王文那儘得情个叫與民同樂哉勿要多話大家去看檢驗去吓一蝴蜂擁來到刁府只見絳白高懸血色鮮　牆門打掃無塵染　合戶担憂接憲天　少停聽得鑼聲響　喝呔唭　頭站初臨二站連王婆是小心扶着刁龍虎　跪在儀門在側邊　道

子分開挑左右　刑廳知府到堂前　布幔高張遮日色　猩紅遍地設紅毡　案桌鐵筒朝外擺　硃紅攢硯筆山聯　三班衙役東西立　圌椅參差分後先　承行書吏堦前立　土作恭身只待傳　八名原被俱齊候　齊正規模色色嚴　生白吩咐將棺木弔至庭心　眾吓生待作眾吓唱立傳土工進廳前　土工忙將棺上肩　徐徐放好庭心下　書辦嚴明叩案邊　丑白太老爺在上忤作嚴明叩頭生　取結狀上來　哨襄陽忤作嚴明老　結狀遵依向案填　此刻是各頭行頭齊擺列頭防用處脩周全生　該吏有帶原呈刁王氏被犯刁劉氏與四蘭面同觀看着王六開棺王文驗過後喚忤作嚴明細心檢驗屍傷有無速報　眾吓生童太爺外吳太爺生小弟和你眼同公檢　外是唱刑厨是洞悉案情無芥蒂　下邊劉氏頓驚呆　愁容失色如泥塑　只恐開棺事不偕　四蘭个个心驚戰　遠遠的王文頭怕抬　王氏娘娘忙跪下　悲傷萬種暗愴懷　只因官府當堂坐　滴淚無聲不敢哀　生白王六快些開棺末是　唱可恰他手攀棺木淚珠洒　表白这棺木實在堅固那裡動得分毫　唱氣喘吁吁力已衰　表要開棺要王六親手不過是　唱先教甘罪之人來動手然後是衆力相扶免後灾　圌頭土作忙相助　表白但聽得刮辣辣一响　唱披蓋須臾已迸開　生白子細驗來丑是唱臨棺看眼細瞧但見血肉無存已盡消　鐵鉗爪起刖身服身骨全無一處焦　外白吳太爺鶴頂之毒原非鴆砒可

此只將頂腎二骨一驗便知明白生童太爺高見極明速將二骨驗來丑吓唱此所謂不妙之中還算好　丹身骸骨不須搖丑白啓太爺小的檢得天靈火赤透骨入裏經之分圓一寸三分腎骨黑紫透髓經二分圓五分有奇的係鶴頂政斃唱毒至臟腑遊高下　腎骨泥丸厭厭標　別處故無痕跡露　請爺明鑒定科條外白吳太爺如何這可是奸謀的確據呢唱吳秋江　暗思籌　果然的確是奸謀　纖毫獘竇無處得　枉費都堂逐節搜　顛頭連聲称不錯　仍回公座倍綢繆白童太爺唱你秉公折獄原無枉　砥柱中間永不流此案仍歸原問斷　悉遵剛斬脩詳錄外白足感關愛該差雜有外着王六刁王氏掩捕自便正旦多謝太老爺外帶劉氏小旦有外哼哼劉氏你逼奸用毒情跡顯然胆敢仗父勢大混斯讞聽希圖翻案哭唱你只道着蛇心蝎腹如簧口那知道罪犯彌天總難脫囚刑氏是魂飛肉顫聲難出　那邊急壞四了頭　可憐費盡千般計　仍作魚兒釜內遊外白劉氏你不改原供太聽也不來問你今既在府憲前稱冤還有何辯咱娘娘身落油鍋樣只得拜到香肩苦淚流免不得連聲案下稱該死　委實親將夫命謀外白帶王文四蘭上來重立口供合同詳憲白吓唱帶上王文無可奈　此番加上一層愁　口供復具重書押　書吏忙將案卷收外白六犯親口具結請吳太爺裁奪生童太爺劉氏臨審翻供本該再加一梭但凌剧已定從寬了罷外遵命帶去

收監衆吓生打道回署喝喂外哭太爺請生童太爺請唱同回公署把詳文重修好　府尊作別就登舟省中轉達都堂曉　貽累方公也覺羞只得寫書回覆劉通政　氣壞了鄉紳宿儒流　鐵案文書忙達部只等京詳一轉要斬刁劉

正旦引世間多少傷心婦　惟我傷心無處訴　見子憶兒夫　怎受囹圄苦自妾身徐氏只爲相公被罪身禁囹圄幸蒙包訟設謀得以用情翻案藉縉紳之排解或可從寬使邪按之矜全恩問一線不意開棺一檢毒跡顯然鉄案鑄成回天乏術審確眞情轉發襄陽縣獄拘禁待京詳一轉就要處決了因此今日端正酒餚要往監中探望一番以盡結髮之情咳官人吓妾身是嫁王門以來僧未嘗輕易出堂前今日里又要露面拋頭要探監多只爲夫妻結髮恩情重　兩番不服顧羞顏夫吓你在囹圄拘禁思家否做妻的別來如坐在針毡

不知你往日情癡可反悔　棄子拋妻各一天你平時
見我如仇寇到今朝捨妻之外有誰憐　心切切　淚
漣漣　輕移蓮步到窗前　菱花慢啓把容顏整　頓
影傷心淚越添　略挽香雲釵墜髮　包頭斜捆貌端
然　元色披風外面罩　白羅裙子打腰拴　還跟下
坐床沿　重新整整小金蓮　娘娘此刻梳粧畢　步
進了頭小翠娟丑白娘娘王伯伯轎子端正朵哉正旦
酒肴呢丑拏子出來哉請娘娘出去正旦如此你扣上
房門隨我來丑吓是哉唱主前僕後出廳前管家婆手
挽官官隨後邊介娘娘官官拉里送娘娘了正旦吓兒
吓做娘的欲待帶你到禁中看看爹爹免得你時刻提
起只恐你見了監中犯人一時害怕介勿差个官官小

來要唬子个勿去好正旦管家婆你領好了官官我去
去就來介吓曉得哉丑請娘娘上轎唱娘娘登轎便垂
簾　侍女相隨在後邊　老僕攜筐前引路　對牆門
一直到監前　轎子到監來歇下老家人啞聲低氣把
話傳末大哥在厓介來哉　手執無情棍　懷揣滴淚
錢　是羅个末大哥是老漢介嗄王相公朵來个末正
是吓大哥我家主母在此探監望主人相煩開一開有
个薄禮在此介阿呀呀勿必得个請大娘娘進來末是
哉末曉得吓兄弟們把轎子墜上一步雜吹起轎呸出
來俾骨星人看拉看做啥讓開點歇穩子唱小翠娟
捲轎簾　扶出娘娘向裡邊末主母送里來正旦來了
唱主僕三人往內去　禁長連忙開了監　禁子前邊

來引道 付幾里來未來了主母看仔細 正旦唱娘娘一
看好心酸西廂句見那些垢而蓬頭囚犯 一个个挾
枷帶鐐橫眠 獄神端坐在中間 旁列睜猛鬼判
走進後牢裡面 陰風凜凜淒然 但聞鋑索响聲連
號痛呼爺眞慘 貼呼禁長哥難道我官人在於此處
付勿是計里還來个邊朶 正旦嗄還在那邊前脏聞言
心痛酸 痛酸急忙移步向前邊 貼呼相公在那里 丑
娘娘看仔細末主母看仔細花娘娘勿要性急等我來
唱手拏鑰匙忙走過 即便開門把話傳 貼王相公悟
朶娘娘拉里看悟付呀家主婆拉里厓咳出怪露醜奔
出來做啥進來花娘娘請進來 正旦官人在那里付房
下學生拉朶閒檻 正旦阿呀相公呼唱見夫君 心痛
酸噎住咽喉實慘然 貼夫呼唱面黃肌瘦雙流淚 身
居縲紲有誰憐付家主婆呼唱你休悲戚 實痛酸个
叫木已成舟勿必言 我會囑家人轉達你叫你勿要露
面拋頭來探監自後生家奉出來做啥 正旦阿呼相
公呼你說那里話來奴家與你結髮夫妻恩重如海你
今閒成大罪在監豈有不來一探之理到生別死離之
際那里顧得什厓拋頭露面付咳唱聽妻言 實慘然
喝唷好似金針亂刺我心田 貼家主婆呼我前番叮囑
勿要俾來是無啥別樣事体呼唱只爲我 平生作盡
風流孽恐怕俾出怪露醜被人言 正旦還有一樁不見妻顏
猶自可 貼那閒見子俾唱萬種愁懷一刻添難得你不
顧羞慚來探我 多坐坐 細談談 一刻盤桓當一

年旦大娘娘請坐子正旦相公請坐末大爺在上老奴叩頭丑大爺了頭翠娟叩頭付罷哉唱老僕提筐來走過翠娟姐揭開蓋子把酒看正旦相公無物相敬不過一盞粗肴一盃水酒少表微忱付咳多謝侶正旦請用些付大娘娘吓有所說个酒落快腸今朝見子大娘娘拉里唱萬千愁緒填胸臆就是玉液瓊漿也難下喉自汎你多情只好心領了正旦多少用些不枉妾身敬意付呎介末拏得來唱强飲幾盃菜略用　食也無味口無涎自勿吃哉收子去罷正旦蒼頭收了罷末是曉得正旦相公看你一包眼淚寢食俱廢敢是懊悔從前的作事了麼付咳大娘娘吓唱我是半爲妻兒家內俗仃苦　半爲多情劉氏牽正旦吓相公吓劉氏何等好

處待君到如此地位還是這等關切付大娘娘吓已前个好處勿必說哉就是月下拉朵監裡末唱男人女犯分監日自伊也勿得見我我也勿得見付唱兩情惟托晚風傳正旦便怎麼呢付諾到子夜裡來唱我若無聲他也靜自只要我幾里一聲嘆氣唱他那里吁嗟不絕好淒然自想來起來唱何時不識眞情意到如今絕處方知心一篇正是據相公說起來是个同甘共苦多情多義的女子了我如今要去會他一會付大娘娘勿要去去子侶要動氣个正旦不要相公費心蒼頭你去對禁子說吽他聞一聞女監末是曉得蒼頭步出便道長哥付做啥末我家主母說頓你開一開女監少停有个薄禮付嗄要到女監裡去侶但是就要出來个嗐末

曉得了介末請娘娘出來末是哉末主母這里來介
大娘娘千萬勿要動氣吓正旦曉得了唱禁子前邊引
路走　三人後面步悠悠見那邊幾个婦人偷眼看一
个个帶鎖披枷蓬了頭花王伯伯幾里是哉唱此刻三
人來住步　禁卒開監喚女囚介阿姐雜做啥介有人
拉里望娘娘了雜進來末是哉花王伯伯兩日官府關
防嚴緊勿要担擱我是去哉末禁卒長哥請便唱禁卒言
明身往外末主母看仔細唱娘娘移步覷雙眸只見
右的是唱呆呆坐在縢床上有的是眉彎青山臉帶愁
劉氏此時已領略　佯爲睡去閉雙眸春蘭是假作不
知窓外坐　蕙蘭是端過梅花小杌頭月娘娘請坐正旦
有勞姐姐那一位是劉氏娘娘惠諾這位就是正旦吓

劉氏你不要睡吓唱我原知你欒甜久慣多酣暢　我
今何用禮數周旋待我看看你唱怎樣花容生得美
可能重作舊風流　此刻劉氏微開眼兒不得輕啓朱
唇略應酬小旦吓你是那个吓正旦我亦兒夫便是
你知心友小旦唉唱一聽其言滿面羞　重新閉目難
開口　萬種羞慚低着了頭正旦劉氏娘娘不要假睡
吓我與你皆是女流唱與你說說何妨礙　勸你勉强
且抬頭自吓劉氏我特來與你講談話兒你怎忘側是
佯爲不睬唱你休做作　莫粧喬　到此難將醜態包
你是个堂堂通政千金女　祭酒親兒是嫡胞　夫爲
候選州同職　積玉堆金家富饒　緣何不在家中坐
反在獄底受煎熬爲什麼不到花園裡面將琴操　何

不設酒東樓把知己邀我問你往日風流還在否只怕
萬千妓媚要一時消　赧顏羞見諸賢淑　遺臭名兒
徧地嘲送几勾說得素娥無可答　定神急氣吐櫻桃
小旦白吓王家嬸嬸奴與叔叔是咱諒情不是今生債
宽孽相牽做一淘此刻是顧不得久美聲名一旦拋
顧不得父兄面上添慚懊
難辭罪過條　木已成舟何用責　總然奴害王家叔　志短
劉氏一番心痛語　賢哉徐氏怨俱消正旦吓劉氏娘
娘妾身問得此事多係玉蘭起兄如今玉蘭在那里小旦
那廂的便是正旦吓玉蘭王王大娘娘你多時好正
旦深叨你主母之福有何不好只是想你这賤婢玉阿
呀有話竟說那啥一來就罵吓正旦唱你與刁王二姓

何仇寃為甚你誘主彈琴起禍苗　置毒貪淫施惡策
今日里千刀萬剮豈能逃玉旦吓出來有數个蝦勿跳
水勿動倌勿要怪樹怪了枝唱無聊罵　太荒唐个件
事務都是官人起禍殃　聽琴賣俏窺鑽穴　勾引我
娘娘把貞節忘圖什麼地久天長把家主害　可憐累
及祝梅香　我不怨他你今反怨我　世間少有你歹
心腸正旦哭白阿吓賤人我話還不曾提起你反敢冲
撞我麼玉羅个教你破口介正旦白阿吓賤人吓唱眞
利口　昧天良　罪首情魁是那當　謀命誘奸諸計
好自賤婢吓賤婢今日你爲什麼唱不生一計出牢房
今世貪淫作盡了孽　來生穩取變衆生玉白王大娘
娘你要說得是介般毒計虛掩飾　話風涼　未必言

詞應肚腸　倘若你去泉下去　料來難以守冰霜白
王相公个未完多得勢朶唱他今生借盡了風流債
此項應該你去償淨旦呀啐你這千刀萬剮的賤婢敢
罵我亾王倍也罵得我里發哉況且總要死个哉還怕
你做啥正旦好賤婢還敢撫禮小旦白呸王家嬸嬸這
些多是番死的賤人係他則甚罵之何益唱這是將斃
之人作不得准　再言俞覺滅奴光末白劉大娘之言
也是主母請息怒外邊去罷唱王文遠聽速聲咳白大
娘奔子來罷唱禁子聞知也着慌白大娘娘原到相公
个搭去說兩句拉出去罷勿要帶累吾里伙計吃苦頭
唱含淚大娘徐退出禁子是即行隨手上三簪　王文
外面連聲喚付大娘奔得過來正旦來了唱含悲帶怒

見夫郎付大娘娘我是原叫你勿要去个俚朶苦惱子
閻王个點心哉吓罵俚做啥正旦官人你說話不明以
至今日付咳咦是學生說差哉正旦咳夫吓你動不動唱
怪着我言談　皆因吃了癡心飯　淫个一曲魔王帖
玉經衣裙領鴉幡　馬面牛頸四賤婢　花亭也是鬼
門關今日里臨危尤厭妻煩碎可恰我滿腹牢騷何處
該付咳勿要說哉唱這是五百年前結下風流冤我使
亡赴雲陽心也甘　將來仍做風流鬼　禍到臨頭要
拼一判正旦相公你情癡已極不知還有什么掛念否
付別樣是無得啥只爲京詳要轉快哉倘或處決子末
學生个屍首呢自然有大娘娘拉朶買棺木成殮个唱
痛只痛劉氏四環屍最慘　有誰把着意相關　刁家

斷不肯收棺木　通政今難作靠山怕不做烏鴉口啄
虫蛆穴　陰府舍悲保護難正旦據相公主見待要怎
忘付咳我个大娘娘呼悟好人索性做到底拉我回浪
唱只求你慈悲也把棺衾辦　生死周全情義忠自俚
朶玉家頭唱今生料情難補報　來生犬馬効銜環正
旦五日棺木所費無幾在妾身上辦就是了付大娘
娘悟勿要嘴裡答應到子个辰光原是丟開了唱可怜
他黃泉莫可逼陽世　旺向西風啼哭班正旦阿喲相
公呼妾身從來不失口信況承相公切囑焉敢怠忘唱
我若失魂把忠言忘　也表刀頭鑒一班付咳大娘娘
呼若是悟是个末吾就死拉地獄底裡也感激悟勿盡
个哉末大爺捨此之外還有什麼吩咐麼正旦是呼我

與你結髮之情可有什麼話講麼付太娘娘我說話雖
有見子悟末就心浪慘得說勿出哉唱我与你百年夫
婦半途拋　害你青春沒下梢　吏啞官邸襁褓無知
識你乃嫩葉柔枝怕風雨漂　兩般心事當牽掛我死
在黃泉難撇拋正旦阿喲相公不須憂慮自有奴家作
主付家主婆我死後你倒底還是守呢還是嫁人正旦
自然守的付勿要守還是嫁子罷常言道唱青春寡婦
眞難做　多少人家守勿牢到勿如重把琵琶彈別調
箏來倒是好開銷正旦阿喲相公呼婦人從一而終
怎麼叫我改嫁起來唱奴家也是名門女　潘心邪念
沒分毫休認做路旁花柳人來折孝那吃棄舊憐新別
跳槽付家主婆你勿要說得容易日裡呢倒也還可過

到子半夜三更孤衾獨枕个辰光只怕倍增覆去翻來
眠不穩　春心一點最難熬　倘然做出風流事豈不
要把我生前舊卷抄說道當年王文貪女色　目今妻
子受風騷　大街小巷來傳徧　編作新文到處表
我在黃泉難瞑目　不如改嫁倒爲高正旦相公何出
此言奴家斷不如此你若有甚差遲妾身是什勿要哭
說末哉正旦唱婦女家人多打發什無人照應如何旦
唱留个了環伴寂寥　謹閉儀門歸內室　中堂不許
外人跑　官保孩兒撫養大　妾身代你訓兒曹　日
後倘得書香接你可地下丟開心一條什阿喲家主婆
若能如此是我的恩人了請上受我一拜唱可憐他不
顧傷痕忙跪倒　高擎雙手拜多姣旦阿喲相公不要

折殺了奴家什家主婆我好恨吓旦相公恨着誰來唱
恨殺從前不聽伊　花園日夜把情掉　暫時來往還
猶可　索性思量要獨鸞那曉得平空來虎豹　藍橋
頃刻起波濤到如今花容月貌歸何處　海誓山盟一
旦拋那間是好此籠中囚翠雀　渾如釣上一金鰲
大厦高堂不得住　偏來此地受煎熬　慘慘陰風如
地獄　飄飄冷氣像陰曹列夜來叮噹鐵鏈時常响
撫數囚徒在耳畔號　燈下冤魂閃爍現　牆邊冤鬼
哭號啕　揭號提鈴聲不斷　敲鑼擊梆胆魂飄　如
此淒涼還不得久　京詳一轉便准刀旦阿喲家主婆
吓唱你歸家切勿高聲哭　要防孩兒夢內號送些紛
紛家事言難盡撼然要千斤重担要你承挑　正在叮

嗌身後事　禁牌走進話嘮叨付白娘娘快點出去罷
老爺要進來查監哉末如此主母去罷正旦阿喲相公
妾身去了改日再來看你付勿要進來哉街坊浪个星
油頭光棍多得勢个丑大爺了頭同主母去了末大爺
老奴告退付屋裡个事務要倍當心个了末是曉得付
嗆家主婆奔轉來正旦相公還有什么吩咐付倍守末
要守得干淨故種三姑六婆勿要放俚進來正旦是曉
得相公妾身去了哨此刻分離情最慘叫人難畫又
難描　徐氏出監忙上轎　蒼頭隨定後頭跑　歸家
又有了環接　下回七夕再提表